昨得舊鈔八十卷本石頭記，白命本大
異，急欲借
尊藏活字本一校之，乞
檢付為要。雲耐三百儒者不廢
閣下當是吾也。
木齋同年 穆[illegible]
廣西學使開缺塙啓

序

红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

利器雙鉤





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傳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

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為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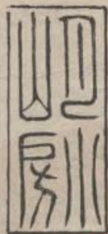




叙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
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曾
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爲
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






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
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
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
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
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

奴見寶為幸、遂襄其役、工既
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
時
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鐵嶺
高鶚敘并書





紅樓夢引言

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覩者甚夥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　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　識者諒之

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一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

後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爲定本

一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畧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一是書詞意新雅久爲　名公鉅卿賞鑒但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其中用筆吞吐虛實掩映之妙　識者當自得之

一向來奇書小說題序署名多出名家是書開卷畧誌數語

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

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

一是書刷印原爲　同好傳玩起見後因坊間再四乞兌爰

公議定值以備工料之費非謂奇貨可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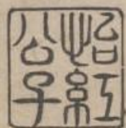
壬子花朝後一日　小泉蘭墅又識



石耶玉耶頑耶靈耶乾
端地倪鑄爾形耶癡海
情天鍊爾神耶来無始
去無終耶渺〻茫〻吾
安窟耶



琳瑯凡屬未貢王廷花月情多自開絳洞虛緲重而情緣縈結眞如會而色相俱空從此歸來式寶地而好還我青虛天





賈氏宗祠



江左皇皇族祠堂氣象
新衣冠三代列俎豆四
時陳鸛立金萱謁鵷行
玉樹春莫言神歎息終
看叶振振





安重深閨質慈
祥大母儀盛衰
同一瞬白首苦
低垂

富貴壽考

誰祇萱艸解忘憂
辛苦嚴慈意未休
寄語人間佳子弟
可能天秀所生不



賈政　王夫人





窈窕淑女宜君宜
王歸寧父母鸞聲
鏘鏘終允兄弟不
可弭忘永言配命
豈憂以痒



菱洲亭畔水縈洄
漲溼闌干忠身哀庭
事閑愁揮不去一篇
感應却教猜





可女可女，婉娩且姝。家政代理，鉅細允宣。克除厥弊，出入量為。日勤日信，弗偏弗私。卓一儀以範，為女老師。





探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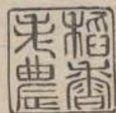
淂遒掾肙班馬休
論傳粉黛闢辭識
召圖是畫居然拾
得寮山



李紈 賈蘭附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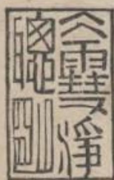
抱得松筠操青青耐早
霜鸞飛孤月影桂發一
枝香愛雪邀開社追涼
玩插秧教兒知稼穡婦
德自流芳





王熙鳳

才調風流迥出塵宮
花分得一枝新儂家
作醒陽臺夢斜掠
烟鬟半未勻





維七夕生是以巧名
金閨舊夢空村紡
聲誰假十萬嫁織女
星





香案當前使瑤臺月下逢卿〻
本是許飛瓊爭被芳名喚起夢
魂中 露泣珠旋落人遙豆不紅低枝
無奈五更風一點幽情還逐曉雲
空 調寄南柯子

吉簃如雲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弱
息無諱夫子何佛林下
高風庭閒鶴夢知午睡
出新樣繡並鴛鴦感霜
翎之忽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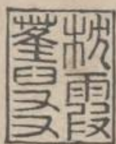
薛寶釵



人間天上總情癡湘
館啼痕空染枝鸚鵡
不知儂意緒喃喃猶誦
葬花詩



拾得麒麟去
紈閒鳳拜媒芍
裀沈醉後花向夕
陽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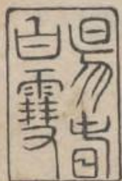
淨窗孤另乃了景尸學心往摟
方軒見童念音執霖情舍傾
閒紅梅橫翠去白雪稻香堤
不信維摩室又是扉

調寄女冠子





鶴氅翩翩紅靺鞨泥金
裘滾珍珠眉生來自
合是梅粧清一色嬌難
別天花影裡胭脂雪
調寄天仙子





翠鬟碧沼曲欄杆
一段閑情寄釣竿魚
自忘機人自戲鴛鴦
相睡不相猜



李紋　李綺　邢岫烟



君有情妾無情胭脂雨亂子鷺妾已情君無情氤氳使歸花城說不說緣都是幻女子無媒羞自獻君不見桃花血蘸鴛鴦劍







香菱　襲人

南園草色綠盈、朱欄外有人聲
穠桃艷李讓渠贏怎解道夫妻
蕙占佳名　小娃忌諱太煞生帬
帶染綠苔青郎君阿姊兩多情悄
解換偷眼看怕卿、

調寄繫裙腰





麗質何因比玉娥披
裘人自注斜暉可憐
白骨添新塚蔓草
荒烟蝶姿飛



艷舞嬌歌總不沾袖底生
驚索菱湖近鷺藏沙鴻
陣絃管無情竟作晨鐘傳
休重問梵聲禪韻千里江
南恨　調寄菩薩蠻







我道一隻牛你偏一隻狗若要牛狗大家撒手若是牛狗大家一口吞底是怎麼幕了蕉滿天萬象來去

乘安台生六陀之題跋



紅樓夢目錄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紅樓夢目錄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

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所以蓬牖茅椽繩床瓦竈並不足妨我襟懷況那晨風夕月堦柳庭花更覺得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頗有趣味却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煆煉之後靈性已通自

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已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逈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

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

其間如戲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也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是洗舊翻新却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更去謀虛逐妄了我師意為如何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是寔錄其事絕無傷時誨淫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聞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

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淸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狹窄人皆呼作葫蘆

廟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禀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

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當年這個石頭媧皇未用自已却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中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那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絳珠仙草十分嬌娜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已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

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正該下世我來特地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塲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

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
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了二仙笑道
此乃元機不可預洩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
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露但適云蠢
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
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
蹟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
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就強從手中奪了去和那道人竟過了一
座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
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隱士意欲也跟着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
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
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
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回又
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
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
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
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
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

不耐煩便抱着女兒轉身纔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却已晚了這士隱正在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

走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麽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起身也讓道老先生請

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兒生的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兒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什麼机會如此一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

回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遂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丫鬟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眞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旣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

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酌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圞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下人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曉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李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的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

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的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妻二人半世只

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問卦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的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壻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兒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會過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道了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

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内念着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

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叫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卧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强梁擇膏粱誰承

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的搭褳搶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著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帮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

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來了那丫鬟倒發了個怔自思這官兒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回終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却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就帶了你去面禀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

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丢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却說嬌杏那丫頭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看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

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　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本說他貌似有才性實狡猾又題了一兩件狗庇蠹役交結鄉紳之事龍顏大怒即命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却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了公事將歷年所積的宦囊並家屬人

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了却自已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也曾襲過列侯的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到了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

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賈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個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病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

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剝落有額題曰智通寺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煑粥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移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

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眞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的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走到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

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門楣了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自不少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踈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這樣說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呢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時因欲遊覽六朝遺蹟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

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葱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畫的竟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的人家兒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

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何至如此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等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名賈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別事一槩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個兒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裡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不管事了這珍爺那裡幹正事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

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從科甲出身不料代善臨終遺本一上皇上憐念先臣即叫長子襲了官又問還有幾個兒子立刻引見又將這政老爺賜了個額外主事職銜叫他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叫賈珠十四歲進學後來娶了妻生了子不到二十歲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

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都這樣說因而他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因此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子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十來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

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既然發洩那邪氣亦必賦之於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

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然生於薄祚寒門甚至爲奇優爲名娼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

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就是我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陪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裡自已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厮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

嗽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温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為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

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的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不似別人家裡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都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的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時名字與

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與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與道政公旣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

何如若問那赦老爺也有一子名叫賈璉今已二十多歲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老爺夫人王氏內姪女今已娶了四五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了個同知也是不喜正務的于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這位奶奶之後倒上下無人不稱頌他的夫人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了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與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與笑道

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卽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窻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囘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囘分解

紅樓夢第二囘終

紅夢樓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

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荐書一封托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於內家信中寫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汚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

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離親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隻帶了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著童僕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

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帮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非別處可比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

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擡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灣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眉目秀潔的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抬著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那小厮俱肅然退出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

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緑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道剛纔老太太還念誦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箇不休衆人慢慢解勸那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賈母方一一指與黛玉道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今日遠客來了可以不必上學

去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鬟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才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才鴨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孩兒所疼的獨有你母親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見面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眾人都忙相勸慰方略畧止住眾人見黛玉年紀雖小

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却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為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完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沒得迎接遠

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褙祆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

黛玉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兒我今日纔算看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的孫女兒是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裡心裡放不下只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別再題了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

丫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該打該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問道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麽藥在這裡别想家要什麽吃的什麽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黛玉一一答應一面熙鳳又問人林姑娘的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赶早打掃兩間屋子叫他們歇歇兒去說話時已擺了菓茶上來熙鳳親自佈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沒有熙鳳道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兒太太說的那個想必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麽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

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必到我已經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邢夫人答應了遂帶着黛玉和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厮拉過一輛翠幄清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老婆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駕上馴騾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黒油漆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了車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

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房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艷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回來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必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裡一樣的姐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作伴也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別外道了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答應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去遲了不

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送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只見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來眾嬤嬤引着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各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多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

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鏨金彝一邊是玻璃盆地下兩溜十六張
楠木圈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金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是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
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也不在這正室中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
內於是嬤嬤們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
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
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着文王鼎鼎傍匙筯香盒
右邊几上擺着汝窰美人觚裡面插著時鮮花草地下面西一
溜四張大椅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

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嬤嬤讓
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
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
面吃了打量這些丫鬟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
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鬟走
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
黛玉出來到了東南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
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
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
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

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下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姐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鍼線或偶一頑笑却都有個儘讓的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廟裡還愿去尚未回來晚上你看見就知道了你以後總不用理會他你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可是啣玉而生的在家時

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却是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一處弟兄們是另院別房豈有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和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和姐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姐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姐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理會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沒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鬟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出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条南北甬路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着

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個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去少什麽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許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盃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羮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是不在這裡吃飯的你是客原該這麽坐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来

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紈鳳姐立于案旁佈讓外間伺候的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隨和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說話兒王夫人遂起身又說了兩何閒話兒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麽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

外面一陣脚步响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樣個惫懶人呢及至進來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卽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卽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

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的極確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又曰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却說賈母見他進來笑道外客沒見就脫了衣裳了還不去見你妹妹呢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裊裊婷婷的女兒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来見禮歸了坐細看時真是與衆各别只見

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又胡說了你何曾見過寶玉笑道雖沒見過却看着面善心裡倒像是遠别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這麽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妹妹眉尖若蹙取這個字豈不美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呢因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衆人都笑

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纔問我的便答道我沒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哭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兒如今來了這個神仙是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玉來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的陰灵兒也可

權作見了你妹妹了因此他說沒有也是不便自已誇張的意思啊你還不好生帶上仔細你娘知道說着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別論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裡把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給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呢賈母想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已的奶娘王

嬷嬷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嬷嬷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巳身邊一個二等小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嬷嬷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乳母李嬷嬷並大丫頭名喚襲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蕊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恐寶玉之婢不中使素日蕊珠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把蕊珠更名襲人却說襲人倒有些癡

處伏侍賈母時心中只有賈母如今跟了寶玉心中又只有寶玉了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見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巳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們哥兒的病來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別這麼着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敘了一回方纔

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値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的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舅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正和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認眞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却以紡

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所以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惟知侍親養子閑時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於此已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却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卽拘原告來審那原告道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買了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

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有踪跡只剩了幾個局外的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大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那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便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站著一個門子使眼色不叫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這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我看你十分眼熟但一時總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老爺怎麼把出身之地竟忘了老爺不記得當年葫蘆廟

裡的事麽雨村大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耐不得寺院凄凉遂趁年紀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想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還是故人因賞他坐了說話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你也算貧賤之交了此係私室但坐不妨門子纔斜簽着坐下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

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接迎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說便笑問門子道這樣說來郤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並這拐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是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得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

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逃去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擇下日子要上京的既打了人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曉得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是他聽見他自五歲被人拐去怎麽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

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兒出脫的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㾗從胎裡帶來的偏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的親爹因無錢還債纔賣的再四哄他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的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內人去解勸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索性又最厭

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
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不如
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
子的混名人稱他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
且使錢如土只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
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塲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
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也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
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
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路頭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
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

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正是
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
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
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聽見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
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
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
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
法是寔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自是正理但如
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說的大丈夫相時而動又說
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話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

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頭半日說道依你怎麼着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狠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只用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便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淵的魂魄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咐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壓服得口聲纔好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

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
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
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
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
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
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
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鬭雞走馬遊山玩景
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
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
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

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五十上下只有薛蟠
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
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
高十倍自父母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
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
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
女皆得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
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賣買承局總管夥
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
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更

趂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着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了作妾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强喝令豪奴將馮淵打死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自巳同着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視為兒戲自謂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聽見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舅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

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給人住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父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厰的咱們且住下再慢慢兒的著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會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呢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父家况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旣來了你舅舅雖忙著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使人見

怪你的意思我早知道了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這幾年却要住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到大廳上將薛姨媽等接進去了姊妹們一朝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叙了一番契濶又引著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年紀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偺們東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房十來間白空閒著叫人請了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邊又恐縱性惹禍遂忙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都免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自便從此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

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
薛蟠的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上又有一個角門通着夾道
子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
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
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相安只
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
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
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
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
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

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
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
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
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
着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
以出入這些子弟們所以只管放意暢懷的因此薛蟠遂將移
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終

紅樓夢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此回暫可不寫了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兒倒且靠後了就是寶玉黛玉二人的親密友愛也較别人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人都說黛玉不及那寶釵却又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頭們亦多和

寶釵親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寶釵却是渾然不覺那寶玉也在孩提之間况他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如一體並無親疏遠近之别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故畧比别的姊妹熟慣些既熟慣便更覺親密既親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毁這日不知爲何二人言語有些不和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也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過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别樣新

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
息一回再來賈蓉媳婦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寶二叔
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給我就是了因向寶玉的
奶娘丫鬟等道嬷嬷姐姐們請寶二叔跟我這裡來賈母素知
秦氏是極妥當的人因他生得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
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然是放心的
了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
幅畫掛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有些
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
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
呢要不就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一個嬷嬷說道那裡
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呢秦氏笑道不怕他惱
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
了雖然和寶二叔同年兩個人要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
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
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
臥房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寶玉此時便覺眼餳骨
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

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眞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于是衆奶姆伏侍寶玉臥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丫鬟爲伴秦氏便叫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貓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

睡去猶似秦氏在前悠悠蕩蕩跟着秦氏到了一處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淸溪眞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地方兒有趣我若能在這裡過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師傅管束呢正在胡思亂想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個女孩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美人來蹁躚裊娜與凡人大不相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

靨笑春桃兮雲髻堆翠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盻纖腰之楚楚兮風廻雪舞耀珠翠之的的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欲顰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羨美人之良質兮冰淸玉潤慕美人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美人之容貌兮香培玉篆比美人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遠慚西子近愧王嬙生於孰地降自何方若非宴罷歸來瑤池不二定應吹簫引去紫府無雙者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于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幾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塡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隨着這仙姑到了一個所在忽見前面有一座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眞時眞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著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也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

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麼仙姑道此中各司存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册爾乃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捨又再四的懇求那警幻便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著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名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册警幻道即爾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

故爲正册寳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单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一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便無册可錄了寳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册寳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爲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

寳玉看了不甚明白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寳玉看了益發解說不出是何意思遂將這一本册子擱起來又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打開看時只見首頁也是畫却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那正册看時只見頭一頁上畫着是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個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個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畫後也有四句寫著道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泣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着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下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柳花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旁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村婦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氷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机
便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

鬬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册又隨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畫棟雕簷珠簾繡幙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眞好所在也正是

光搖朱戸金鋪地　雪照瓊窗玉作宮

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汚染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的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汚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衆仙姬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囘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禀性乖張用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於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終身册籍令其熟玩尚未覺悟故引了再到此處遍歷那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乃塵世所無爾如何能知

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於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覺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牕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汚壁上也掛着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

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正是

瓊漿滿泛玻璃盞　玉液濃斟琥珀盃

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鳳乳釀成因名爲萬艷同盃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

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刼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
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
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厦傾
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
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
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
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
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
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
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

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
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
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仙姬在內其鮮艷嫵媚大似寶
釵裊娜風流又如黛玉正不知是何意忽見警幻說道塵世中
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緑窻風月繡閣烟霞皆被那些淫污紈袴
與流蕩女子玷辱了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
色不淫爲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耳好色
卽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
其情所致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
的慌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
敢再冐淫字况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爲何事警幻道非也淫雖
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
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
淫之蠢物耳如尒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
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
得此二字在閨閣中雖可爲良友却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
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爾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
子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於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

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卽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世之情景呢從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著警幻所囑未免作起兒女的事來也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綣繾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乃迷津深

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墜落其中便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了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不怕我們在這裡呢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兒因納悶道我的小名兒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夢中叫出來未知何因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懷整衣襲人過來給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粘濕的一片嚇的忙褪回手來問是怎麽了寶玉紅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把個粉臉羞的飛紅遂不好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趁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

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别告訴人襲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問道你為什麽說到這裡把眼又往四下裡瞧了瞧纔又問道那是那裡流出來的寶玉只管紅着臉不言語襲人却只瞅着他笑遲了一會寶玉纔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說到雲雨私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拉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之事襲人自知賈母曾將他給了寶玉也無可推托的扭揑了半日無奈何只得和寶玉溫存了一番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自不同襲人待寶玉也越發盡職了這話暫且不提且說榮府中合算起來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亂麻一般没個頭緒可

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却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鄉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自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照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了養活豈不願意呢遂一心一計帮著女兒女壻過活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躁吃了幾杯悶酒在家裡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便勸道姑爺你別嗔著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呢你皆因年小時候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偺們雖離城住著

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刼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去打刼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咱們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就和

他纔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見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的了又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官兒只怕二姑太太還認的咱們你為什麼不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點好心拔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壯呢劉氏接口道你老說的好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進去告訴沒的白打嘴現世的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道老老既這麼說况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為什麼不你老人

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兒去劉老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了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兒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跑狗兒道不妨我教給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大爺要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大爺先時和我父親交過一椿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這麼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的媳婦兒也難賣頭賣脚的倒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碰果然有好處大家也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

去喜歡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邊只見滿門口的轎馬劉老老不敢過去撢撢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溜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畸角兒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就有人出來內中有個年老的說道何苦悮他的事呢因向劉老老道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們奶奶兒倒在家呢你打這邊遶遶到後

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領著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的閙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在家麽那孩子番眼瞅着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幾個呢不知那一個行當兒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那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了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到一個院子墻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子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笑問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你說麽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

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周瑞家的又問道板兒長了這麽大了麽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他父親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已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眞佛兒去的呢論理人來客至却都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

一様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了時帶著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兒去但只一件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你打諒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大舅老爺的女孩兒小名兒叫鳳哥的劉老老聽了忙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這麼說起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得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

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裡話俗語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又費不著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兒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十八九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噯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了這鳳姑娘年紀兒雖小行事兒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兒是的少說着只怕有一萬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兒說著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擺完了飯了二奶奶在太太屋裡

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著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就只吃飯是個空兒偺們先等着去若遲了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了再歇了中覺越發没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跟著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住等着自已却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尚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所以我帶了他過來等着奶奶下来我細細兒的回明了想來奶奶也不至嗔着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来先在這裡坐

着就是了周瑞家的纔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知是何氣味身子就像在雲端裡一般滿屋裡的東西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只有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著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

了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狠似打羅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是的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麽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獃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兒接着一連又是八九下欲待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說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兒我們來請你說著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窸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油漆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

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幾個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就吵着要肉吃劉老老打了他一巴掌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點兒手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著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周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會子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氊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的靠背和一個引枕鋪着金線閃的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

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
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
內一個小蓋鍾兒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那灰慢慢
的道怎麽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
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
春風的問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麽不早說劉老老已在地下
拜了幾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
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麽輩數兒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
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
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

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
棄嫌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
人是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到這裡沒
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瞧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
沒的叫人惡心不過托賴着祖父的虛名作個窮官兒罷咧誰
家有什麽不過也是個空架子俗語兒說的好朝廷還有三門
子窮親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
瑞家的道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就罷
要得閒呢就回了看怎麽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裡鳳姐叫
人抓了些菓子給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

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要有緊事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要緊的我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今日不得閒兒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樣多謝費心想著要是白來逛逛呢便罷有什麼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什麼說的便罷要有話只管回二奶奶和太太是一樣兒的一面說一面遞了個眼色兒劉老老會意未語先紅了臉待要不說今日所爲何來只得勉强說道論今日初次見原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

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和劉老老擺手道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段苗條美服華冠輕裘寶帶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站不是藏沒處藏躲沒處躲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罷這是我姪兒劉老老纔扭扭揑揑的在炕沿兒上側身坐下那賈蓉請了安笑回道我父親打發來求嬸子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兒請個要緊的客略擺一擺就送來鳳姐道你來遲了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要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

話了又要挨一頓好打好嬸子只當可憐我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放著那些好東西只別看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想拿了去賈蓉笑道只求嬸娘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叫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人拿去別叫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回來呢賈蓉忙回來滿臉笑容的瞅着鳳姐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吃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臉一紅笑道罷了你先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

神了賈蓉答應個是抿著嘴兒一笑方慢慢退去這劉老老方安頓了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為別的因他爹娘連吃的沒有天氣又冷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赶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便命快傳飯來一時周家的傳了一棹客饌擺在東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這裡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一面又叫過周瑞家的來問道方纔回了太太

太怎麽說了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子當年他們的祖和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沒空過的如今來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別簡慢了他要有什麽話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麽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方纔你的意思我已經知道了論起親戚來原該不等上門就有照應纔是但只如今家裡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我如今接着管事這些親戚們又都不大知道況且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

大的難處說給人也未必信你旣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遭兒和我張個口怎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的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道艱難的但只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呢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沒事只管來逛逛纔是親戚們的意思天

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跟着周瑞家的走到外邊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話了呢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就是親姪兒也要說的和軟些兒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呢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的上話來二人說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子給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那裡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晏寧府寶玉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說話兒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過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階兒上頑呢看見周瑞家的進來便知有話來回因往裡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見王夫人正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几上和

丫鬟鶯兒正在那裡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便放下筆轉過身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宗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天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醫治小小的年紀兒倒作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呢寶釵聽說笑道再別提起這個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兒後來還虧了一個和尚專治無名的病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

壯還不相干要是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個海上仙方兒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他說犯了時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給人知道要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兒真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最難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一天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笑道噯呀這麼說就得三年的

工夫呢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着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麼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了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裡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的時候兒拿出來吃一丸用一錢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人了等十年還未必碰的全呢寶釵道竟好自他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家裡帶了來現埋在梨花樹底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也是那和尚說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

底怎麽着寶釵道也不覺什麽不過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來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畧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件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問太太叫我做什麽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拏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姐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兩枝下剩

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太太不知寶丫頭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問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嗎金釧兒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兒金釧兒道我也這麽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在那裡呢今年十幾了本處是

那裡的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歎息了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都在抱廈內默坐聽着呼喚迎春的丫環司棋和探春的丫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鍾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

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要剃了頭跟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來要剃了頭可把花兒戴在那裡呢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

有智能兒道不知道惜春便問周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必就是爲這個事了那周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過了夾道子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墻出西角門進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房門檻兒上見周家的來了連忙的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家的會意忙着躡手躡脚兒的往東邊屋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家的悄悄兒問道二奶奶睡中覺呢嗎也該請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搖頭兒正問着只聽那邊微有笑聲兒却是賈璉的聲

音接着房門响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人舀水平兒便進這邊來見了周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給他看道送花兒來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抽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的次後方命周家的回去道謝周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孩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孩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去什麼事情這麼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

裡是什麽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枝花兒給姑娘奶奶們去這還沒有送完呢你今兒來一定有什麽事情他女孩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一猜就猜着了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喝了點子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麽叫人放了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討個情分不知求那個可以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這筭什麽大事忙的這麽着你先家去等我送下林姑娘的花兒就回去這會兒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呢他女孩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

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罷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麽事就急的這麽個樣兒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叫我送花兒來了寶玉聽說便說什麽花兒拿來我瞧瞧一面便伸手接過匣子來看時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麽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呀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

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凉改日再親自來看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求鳳姐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偺們送他的趁着他

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兒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有什麼事沒有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礙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的誠心叫你散蕩散蕩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探春等姊妹們也都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

尤氏與賈蓉媳婦秦氏婆媳兩個帶着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拉了寶玉同入上房裡坐下秦氏獻了茶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孝敬我有東西就獻上來罷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老人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道大哥哥今兒不在家麼尤氏道今兒出城請老爺的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作什麼何不出去逛逛呢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二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他在這裡書房裡坐着呢爲什麼不瞧瞧去寶玉便去要見尤氏忙吩咐人小心伺候着跟了去鳳姐道既這麼着爲什麼不請進來我也見見呢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比不得偺們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沒見過你這樣潑辣貨還叫人家笑話死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他就罷了他敢笑話我賈蓉道他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見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打你頓好嘴巴子賈蓉溜湫着眼兒笑道何苦嬸子又使利害我們帶了來就是了鳳姐也笑了說着出去一會兒果然帶了個後生來比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更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兒之態腼腆含糊

的向鳳姐請安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攥了這孩子的手叫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鐘早有鳳姐跟的丫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和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兒那寶玉自一見秦鐘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個獃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裡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那秦鐘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艷婢姣童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來就誇不絕口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親厚一番也是緣法二人一樣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話越覺親密起來了一時捧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去省了鬧的你們不安於是二人進裡間

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鳳姐吃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咐寶玉道寶二叔你姪兒年輕倘或說話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別理他他雖腼腆卻脾氣拐孤不大隨和兒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咐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兒去了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有些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

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讀書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恐怕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老爺商議引荐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子小事來絮聒二叔果然度量姪兒或可磨墨洗硯何不速速作成彼此不致荒廢既可以常相聚談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

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囘來告訴你
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今日你就囘家禀明令尊我囘去禀明
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
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囘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
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
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哥兒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
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囘說外頭派了焦
大誰知焦大醉了又駡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麽那
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
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嗎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

都不理他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
三四囘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出來了纔得了命自已挨着
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
自已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
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
醉了無人不駡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用派他差使只當他
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
到底是你們没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
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
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前見燈火輝煌

家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住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再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

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和賈蓉說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了是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厮見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把

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聽見了都粧作没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這是什麼話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没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槌你不槌你唬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呢等回去偺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到家學裡去說明了請了秦鐘學裡念書去要緊說著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終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約秦鐘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贊秦鐘人品行事最是可人憐愛的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鐘還來拜見老祖宗呢說的賈母喜歡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一同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後日尤氏來請遂帶了王夫人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王夫人本好清淨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散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

還要回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看視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恐怕遇見別事纏繞又怕遇見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遶個遠兒當下衆嬷嬷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曾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嬷嬷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北邊遶過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赶上來笑着一個抱着腰一個拉着手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你了說着又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嬷嬷叫住因問你們二位是往老爺那裡去的不是二人點頭道是又笑着說老

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管庫房的總領吳新登和倉上的頭目名叫戴良的同着几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赶忙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含笑伸手叫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

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進薛姨媽屋裡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一把拉住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沏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沒在家麼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呢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到了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的

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蔥黃綾子棉裙一色兒半新不舊的看去不見奢華惟覺雅淡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看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惦記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下卽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姐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塊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過我今兒倒要瞧瞧說著便挪

近前來寶玉亦湊過去便從項上摘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本來真面目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面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式畫出

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所以略展放些以便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狠犺蠢大之物為誚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通靈寶玉反面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壽仙恆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獃作什麼鶯兒也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

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金鎖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已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和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嗔着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著只聞一陣陣的香

氣不知何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沒聞過這味兒寶釵道我最怕燻香好好兒的衣裳爲什麼燻他寶玉道那麼着這是什麼香呢寶釵想了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呢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哎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笑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這是什麼意思黛玉道什麼意思呢來呢一齊來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呢也不至太

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有什麽不解的呢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襟褂子便問下雪了麽地下老婆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走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便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時候兒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兒罷姨太太那裡擺茶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點頭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了罷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食留他們喝茶吃菓子寶玉因誇前日在東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薛姨媽連忙把自已糟的取了來給他嚐寶玉笑道這個就酒纔好

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酒來李嬤嬤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喝一鍾李媽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喝一罈呢不是那日我眼錯不見不知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喜歡給了你一口酒喝葬送的我挨了兩天罵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喝了酒更弄性有一天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喝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喝何苦我白賠在裡頭呢薛姨媽笑道老貨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罷我也不許他喝多了就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一杯搪搪寒氣那李媽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喝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

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要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拿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呢快別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著瓜子兒只管抿着嘴兒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給黛玉送小手爐兒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裡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了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了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理他薛姨媽因笑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他們惦記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那不叫人家惱嗎難道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兒的打家裡送了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麼輕狂慣了的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些想頭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嬷嬷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著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

大不悅慢慢的放下酒垂了頭黛玉忙說道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只說姨媽這裡留住你這媽媽他又該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的推寶玉叫他賭賭氣一面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偺們只管樂偺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為人說道林姐兒你別助着他了你要勸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着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想來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吃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的這個顰

丫頭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笑着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到這裡沒好的給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索性吃了晚飯去要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裳就來悄悄的回薛姨媽道姨太太別由他儘着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老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媽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雞皮

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喝了几碗茶薛姨媽纔放了心雪雁等幾個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把頭畧低一低吩他戴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等我自已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給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

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等兒寶玉道我們倒等着他們有了頭們跟着就是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女人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喜歡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着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兒一面說一

面來至自已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扔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算呢寶玉方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恐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天這會子還凍的手僵着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的這樣好了明兒也替我寫個匾

寶玉笑道你又哄我了說著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兒寶玉看時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啊這麼早就睡了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兒的包子我想著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說我晚上吃叫人送來的你可見了沒有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喝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問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這會子怎麼

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留着來着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喝了去了寶玉聽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摔豁琅一聲打了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麽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兒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原來襲人未睡不過是故意兒粧睡引着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聽見說字問包子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勸早有賈母那邊的人來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了一面又勸寶玉道你誠心要攆他也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

如就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纔不言語了襲人等便攙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纒綿眉眼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絹子包好塞在褥子底下恐怕次日帶時氷了他的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着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鐘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温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喜歡便留茶留飯又叫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鐘是這樣人品也都歡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給了一個荷包和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冷熱不便只管住在我們這裡只和你寶二叔在一處别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家禀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時尚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個女兒小名叫做可兒又起個官名叫做兼美長大時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却於五十三歲上得了秦鐘今年十二歲了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温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

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現今之老儒賈代儒秦鐘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因是兒子的終身大事所關說不得東併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鐘到代儒家来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塾中從此鬧起事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邦業父子專候賈家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到了這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起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喜歡了難道怕我上學去撂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念書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了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候兒想着書不念的時候兒想著家總別和他們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

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好歹體諒些襲人說一句寶玉答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兒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給你籠上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自已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别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頑頑兒去纔好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来見賈母賈母也不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這日賈

政正在書房中和清客相公們說閒話兒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要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看仔細站腌臢了我這個地靠腌臢了我這個門衆清客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是寶玉奶姆的兒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

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東西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坐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起來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等他們出來同走李貴等一面撣衣裳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個體面我們這些

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鐘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再來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你寶姐姐來呢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

力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鐘一住三五天和自已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鐘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鐘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敢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叫他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

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靦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他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點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了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個叫香憐一個叫玉愛別人雖都有羨慕之意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懼怕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繾綣羨愛亦知係薛蟠相知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出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

囘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
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
因此秦鐘趂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
話秦鐘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
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囘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
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
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
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
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偺們一
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

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
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鐘香憐
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
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
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
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
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
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
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
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跟前提

擕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見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那時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

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已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鬬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

豈不傷和氣呢欲要不管這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
計制伏又止息了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
後面悄悄把跟寶玉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
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且又年輕不諳事的今聽賈
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你們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
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
了這信又有賈薔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
只說姓金的你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
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
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

榮問道我們肏屁股不肏管你毴毴相干橫竪沒肏你爹罷了
說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屋中子弟都忙
忙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
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
鐘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
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坐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
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
好所以二人同坐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
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
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兒打粉碎濺

了一書墨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台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台忙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見按住硯台他便兩手抱起書篋子來照這邊扔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扔不到反扔到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嘩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

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

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偺們沒禮是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家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呢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腦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

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擄開了罷寶玉道撕擄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了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府裡璜大奶奶的姪兒什麼硬挣仗腰子的也來唬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麼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攮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親戚原來是璜嫂子姪兒我就

去向他悄悄說着便要走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找他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啊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兒全是你調唆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還往火裡奔茗烟聽了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

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來是你起的頭兒你不這樣怎麼了局呢金榮强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個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回終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賈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已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因他仗着寶玉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幹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家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咭咭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麽閒事好容易我和你姑媽

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和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兒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麽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體面衣裳再者你不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偺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想找這麽個地方兒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去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媽原給了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

與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家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幷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嫂子和姪兒說起話兒來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和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雜種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也別太勢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到東府裡瞧瞧我們珍大

奶奶再和秦鐘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理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那裡站的住要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還得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的那些個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上竟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尤氏那裡還有大氣兒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温說了些閒話兒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了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

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神也發涅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
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兒罷就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別的
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兒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
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兒的養幾天就好了他要想
什麼吃只管到我屋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麼
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格兒只怕打着燈籠兒
也沒處找去呢他這爲人行事兒那個親戚長輩兒不喜歡他
所以我這兩日心裡很煩偏偏兒的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
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
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屈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

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
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
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不拘聽見什麼話兒都要忖量個三
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打這用心太過上得的今兒聽見有人
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
非調三窩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念書纔弄的學
房裡吵鬧他爲這件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解
勸了他一會子又囑咐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
府裡又找寶玉兒去我又瞧着他吃了半鍾兒燕窩湯我纔過
來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

到他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的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麽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麽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麽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你讓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

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又有什麽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麽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個惱意是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兒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和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麽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

效倒弄的一日三五次換衣裳坐下起來的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子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心裡煩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不大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大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沒妨礙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

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個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淸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塲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隲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强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

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賴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賴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經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剛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是方纔這裡大爺也和我說了但

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荐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還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賴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賴陞答應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公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

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不敢違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麽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

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著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

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爲喜脉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眾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

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　白芍二錢　川芎一錢五分　黃芪三錢

香附米二錢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炒二錢　眞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

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爲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旣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畢了話方出來叫人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終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

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這個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

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麽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没來邢夫人接着說道不要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

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暈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還有什麽趣兒呢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欵待一家子爺們遵太爺話並不敢来太爺聽了狠喜歡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

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著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呢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

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麽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子裡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别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鎭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

收在賬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一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這裡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道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兒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罷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來罷那是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

的走到裡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孩兒是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心一分也沒有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嬸娘這樣疼我我

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幷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的意思了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個田地况且年紀又不大畧病病兒就好了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已添病了麽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

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麽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叔過去罷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說道你只管這麽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况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

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偺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的眼圈兒又紅了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遶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常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看著園中景的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猛吃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凈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麽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看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

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麽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堪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

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那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

太太們在這裡我怎麽敢點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兒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麽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麽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

的戲都唱完了方纔徹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甚是焦心且說

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沒見添病也沒見大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塲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什麼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

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麽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

慢慢的辦著呢於是鳳姐兒喝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慢慢兒的說別唬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起身回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太太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瞧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裳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上了鳳姐兒坐下因問家中有什麼事沒有平兒方端了茶來遞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

利銀旺兒嫂子送進來我收了還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勤殷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麽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麽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來了罷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人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

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我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麽不來死了也情愿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蓉兒兄弟兩個强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一凑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着什麽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

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聽如綸音佛話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很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了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

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墻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堂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會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也氣了一夜賈瑞也捻

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况是撒謊因此發狠按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他吃飯叫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了一夜又挨了打又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念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不想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兒仍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起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的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兒裡頭那間空屋子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麽鳳姐道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必來必來死也要來的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偏偏家裡親戚又來了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候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聽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進來一個人賈瑞便打定是鳳姐不管青紅皂白那人剛到面前便如餓虎撲食猫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

聲賈瑞便扯下自巳的褲子來硬幫幫就想頂入忽然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這屋裡呢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賈瑞不看則巳看了時真臊的無地可入你道是誰却是賈蓉賈瑞回身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子巳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時穩住你在這裡太太聽見氣死過去了這會子叫我來拿你快跟我走罷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張文契纔算賈瑞道這怎麽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個賭錢輸了借銀若干兩就完了賈瑞道這也容

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叫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磕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巳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要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

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臺堦下正要盤筭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嘩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氷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厮裡了一面即到自已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狠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也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要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的人尚未娶親想着鳳姐不得到手自不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躺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鼈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加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

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經叫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沒了你叫個人往你婆婆那裡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叫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向王夫人說都尋了來了共湊了二兩多送去了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孽之症賈瑞偏偏在內聽見了直着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磕頭

衆人只得帶進那道士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褳中取出個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鏡子來背上鏨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秀風雅王孫等照看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叫你病好說畢佯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那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兒立在裡面賈瑞忙掩了罵那道士混賬

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手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時已經嚥了氣

了身子底下冰涼精濕遺下了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道遂命人架起火來燒那鏡子只聽空中叫道誰叫他自已照了正面呢你們自已以假爲真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房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却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還我的風月寶鑑來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沒法只得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後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

此帮助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為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絮說自然要妥貼的作速擇了日期賈璉同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寔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和平兒燈下擁爐早命濃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計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一我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娘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娘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娘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娘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遠保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無患了鳳姐便問道什麼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

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趂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没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已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産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

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娘好了一塲臨别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出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閒言少叙却說寶

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巳落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的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麽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

來人往裡面哭聲搖振山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的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止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盡我所有罷了正說着見秦邦業秦鐘尤氏幾個眷屬尤氏姊妹

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衆僧人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死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木店裡有一付板說是鐵網山上出

的作了棺材萬年不壞的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忠義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要就擡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著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處買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連忙道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更爲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并停靈

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寳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爲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寳珠爲小姑娘那寳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黌門監生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待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

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侯陽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

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厮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欵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說待服滿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帶着侄女史湘雲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往人花簇簇官去官來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沙門僧錄司正堂萬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

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荐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這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

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多事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娘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說道嬸娘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娘家只和你二嬸娘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

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淸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娘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决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娘不看姪兒和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爲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

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麽鳳姐道有什麽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淸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着就作揖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的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就怎麽樣說道妹妹愛怎麽樣辦要什麽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

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大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强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赶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得去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中坐了因想頭一件是

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靈返蘇州郡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賴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小心伺候纔好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別把老臉面扔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說的是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頭也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文榜紙票上開著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著同來旺

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冊簿即時傳了賴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槩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賴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老婆媳婦早已到齊只見鳳姐和賴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賴陞媳婦道旣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諸事由得你們再別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麼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一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淸白處治說罷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

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親友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的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一總支了來交給你們八個人然後按我的數兒往各處分派這二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撣子等物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的賠補賴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拿了來回我你要徇情叫我查出來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算賬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茶葉油燭雞毛擔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

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
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的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
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
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去也都安靜了不
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概都蠲了鳳姐自
巳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
不大進飲食自巳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
人送過來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預備
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
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女眷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

正五日上那應付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
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
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
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的
客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喝了幾口奶
子漱口巳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巳久
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
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綽燈照如白晝白汪
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退去衆媳婦上來
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

照着撮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著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請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賈珍尤氏忙令人勸止鳳姐纔止住了哭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悞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奴才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

初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往裡探頭兒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家的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帖兒遞上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發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摔下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便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子做成

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
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
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
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
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
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了好登時
放下臉來叫帶出去打他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
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賴
陞革他一個月的錢糧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
被打的也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

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于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俱
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
秦鐘受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
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
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還是那邊
跟着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
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
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
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

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麽好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没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麽偺們家没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書房也是没法兒鳳姐笑道你請我請兒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這麽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糊紙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

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册子給他看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叫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麽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没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回來二爺打發奴才來報個信兒請安討老太太的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裳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没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麽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七上八下待要回去奈事未畢少

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又叫進昭兒來細問一路平安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收拾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給昭兒又細細兒的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些伏侍別惹你二爺生氣時常勸他少喝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我知道了回來打折了你的腿昭兒笑着答應出去那時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生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之所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趕忙的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發引日期在邇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邢王二夫人又去弔祭送殯西安郡妃華誕送壽禮又有胞兒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並帶往之物又兼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的啟帖講論症源斟酌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因此忙的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到了寧府裡這邊榮府的人跟着回到榮府裡那邊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的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

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親朋滿座尤氏猶卧於內室一切張羅欵待都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言語鈍拙的也有舉止輕浮的也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越顯得鳳姐洒爽風流典則俊雅眞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了那裡還把衆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爲那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赶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寳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

的有鎭國公牛淸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鎭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德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

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子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
事陳設接連一帶擺了有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
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郡王府的
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
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
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性
情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
之情同難同榮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也曾探喪弔祭如今
又設了路奠命麾下的各官在此伺候自已五更入朝公事一
畢便換了素服坐着大轎鳴鑼張傘而來到了棚前落轎手下

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
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報與賈
珍賈珍急命前面執事扎住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上來以
國禮相見北靜王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
不自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北
靜王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奠賈
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北靜王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
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
賈政忙退下來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北靜
王的賢德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

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
一面瞥見那北靜王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從轎內伸手攙住見寶玉戴著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北靜王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北靜王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北靜王一面極口稱奇

一面理順絲縧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北靜王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恩果如所言亦廕生輩之幸矣北靜王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自然鍾愛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邸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目的是以寒邸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

答道是北靜王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爲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帶着寶玉謝過了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叩請回輿北靜王道逝者已登仙界非你我碌碌塵寰中人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轜而進呢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北靜王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着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

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惦記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和女孩兒是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同坐車好不好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來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轎馬岔出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忙命人去請秦鐘那時秦鐘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

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遠看着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巳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廻避那些村姑野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鐘帶了小廝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爲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色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兒越發以爲稀奇小廝們又說是紡線織布的寶

玉便上炕搖轉只見一個村粧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上來吆喝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沒有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不會轉等我轉給你瞧秦鐘暗拉寶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了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婦人等忙來謝賞寶玉留

心看時並不見紡線之女走不多遠却見這二丫頭懷裡抱著個小孩子同著兩個小女孩子在村頭跕着瞅他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已赶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擺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為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坐住的也有告辭的一一謝了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未正上下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的那時那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

便要帶了寶玉同進城去那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着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陰陽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道艱難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有勢尚排場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也有在鉄檻寺的也有別尋下處的鳳姐也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靜虛說了騰出幾間房來預備原來這饅頭菴和水月寺一勢因他廟裡做的

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們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眾人帶着寶玉秦鐘往饅頭菴來只因秦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所以秦鐘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菴中靜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的水靈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靜虛道可是這幾日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就沒得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

着鳳姐且說那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兒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說理他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兒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呢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他倒碗茶來我喝就撂過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用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鐘沒法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和寶玉秦鐘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

去倒了茶來秦鐘笑說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着嘴兒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着了喝著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菓茶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時眾婆子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丫頭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的示下鳳姐問道什麼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裡出家的時候兒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的女孩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少爺

那李少爺一眼看見金哥就愛上了立刻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公子的聘定張家欲待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了誰知李少爺一定要娶張家正在沒法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聽見此信也不問靑紅皂白就來吵鬧說一個女孩兒你許幾家子人家兒偏不許退定禮就打起官司來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和府上相好怎麼求太太和老爺說說寫一封書子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張家那怕傾家孝順也是情願的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

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靜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這麼說只是張家已經知道求了府裡如今不管張家不說沒工夫不希圖他的謝禮倒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是的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兒我一個錢也不要就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

奶奶明日就開恩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的了我我既應了你自然給你了結啊老尼道這點子事要在別人自然忙的不知怎麼樣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夠奶奶一辦的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這樣才情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貴體些纔是一路奉承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鐘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兒剛到後頭房裡只見智能兒獨在那裡洗茶碗秦鐘便摟著親嘴智能兒急的跺腳說這是做什麼就要叫喚秦鐘道好妹妹我要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兒道你要怎麼樣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

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解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裡漆黑將智能兒抱到炕上那智能兒百般的扎掙不起來又不好嚷不知怎麼樣就把中衣兒解下來了這裡剛纔入港說時遲那時快猛然間一個人從身後冒冒失失的按住也不出聲二人唬的魂飛魄散只聽嗤的一笑這纔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偺們就嚷出來羞的智能兒趁暗中跑了寶玉拉着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強嘴不強秦鐘笑道好哥哥你只別嚷你要怎麼着都使的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兒睡下偺們再慢慢兒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寶玉秦鐘在外間滿地下皆是

婆子們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等寶玉睡下令人拿手撘在自已枕邊却不知寶玉和秦鐘如何算賬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創纂且說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又兼秦鐘戀着智能兒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也可以再住一日一則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靜虛的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此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索性辛苦了明兒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

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懸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和智能兒兩個百般的不忍分離背地裡設了多少幽期密約只得含恨而別俱不用細述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和秦鐘念夜書偏偏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幾次偷期繾綣未免失于檢點回來時便咳嗽傷風飲食懶進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那鳳姐却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那守備無奈何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的父

母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自盡那守備之子誰知也是個情種聞知金哥自縊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閙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

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的命就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呢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底賴大禀道奴才們只在外朝房伺候着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的大姑奶奶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也這麼吩咐

如今老爺又往東宮裡去了急速請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放下心來一時皆喜見於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薔賈蓉奉侍賈母前往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鐘不意被秦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便嗚呼哀哉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

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也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荐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這番進京若按站走時本該出月到家因聽見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好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慶慰之

詞寶玉細看那黛玉時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零苓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還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因房內別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參見畢端上茶來賈璉

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辛苦鳳姐道我那裡管的上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給個棒槌我就拿着認作針了臉又軟擱不住人家給兩句好話兒况且又沒經過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點不舒服就嚇的也睡不著了我苦辭過幾回太太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那裡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駡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鬬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了油瓶兒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把我擱在眼裡

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天我再四推辭太太做情應了只得從命到底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賠釋賠釋就說我年輕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呢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剛走了個對臉兒長得好齊整模樣兒我想偺們家沒這個人哪說話時問姨媽纔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頭子叫什麼香菱的竟給薛大傻子作了屋裡

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輸回來也該見點世面了還是這麽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麽我拿平兒換了他來好不好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着鍋裡的這一年來的時候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姑媽打了多少饑荒姑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靜差不多兒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纔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給他做了屋裡人過了沒半月也沒事人一大堆了一語未了二門上的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裡等着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因問平兒方纔姑媽

有什麽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瞧旺兒嫂子越發連個算計兒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那項利銀早不送晚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了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叫二爺要是知道了偺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巳他還不大着胆子花麽所以我赶着接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爲什麽當着二爺我纔只說是香菱來了呢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姑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剌巴兒的打發個屋裡人來原來是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

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正喝着見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叫他上炕去趙嬤嬤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下一几擺一脚踏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几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嚼不動那個没的到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麽不拿了去赶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嬤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

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麽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落空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强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

笑了趙嬤嬤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要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事我們爺是沒有的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嬤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鍾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不好意思只是赸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到珍大爺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是當今的恩典呢從來聽書聽戲古時候兒也沒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呢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所以啟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

康熙六次南巡在四十四年，盡即居江南織造府，時曹寅為織造。

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偺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姑奶奶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麼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

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偏的沒赶上趙嬤嬤道噯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偺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俗諺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好勢派獨他們家接駕四次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

糞土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
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
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
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
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
姐吃完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赶忙的吃了飯漱口要
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
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
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
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接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

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
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
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
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
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
大爺請安去再細商量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
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
兒帶領着賴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
公一同前去所以叫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

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麽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着辦罷咧賈蓉在燈影兒後頭悄悄的拉鳳姐兒的衣襟兒鳳姐會意也悄悄的擺手兒佯作不知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這麽大了沒吃過猪肉也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狠好賈璉道這是自然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道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

支三萬兩剩二萬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帳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旣這麽着我有兩個妥當人你就帶了去辦這可便宜你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獃了平兒笑着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笑向鳳姐道你老人家要什麽開個賬兒帶去按着置辦了來鳳姐笑著啐道別放你娘的屁你拿東西換我的人情来了嗎我狠不希罕你那鬼鬼祟祟的說着一笑去了這里賈薔也問賈璉要什麽東西順便織來孝

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們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叅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的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條小巷界斷不通然亦係私

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墻角下引了來的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便湊成一處省許多財力大槩算計起來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賴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

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册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煙在二門影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大爺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的怎麼就不中用了呢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畢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

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嚇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娘嫂子並幾個姐妹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的哭起來李貴忙勸道不可秦哥兒是弱症怕炕上硌的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泛些哥兒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鐘不採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

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管理家務又惦記著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狥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鐘的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麽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兒叫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唬的慌張起來忙喝罵那些小鬼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

走罷你們不依我的話如今鬧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了怎麽好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麽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想來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亦無益那都判越發着急吆喝起來畢竟秦鐘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鐘旣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幇了幾拾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祭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行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的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的文章更生踈了便擬出來也不免迂腐反使花柳園亭因而减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

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删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子裡來頑耍此時也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和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呢一會子老爺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厮們一溜烟跑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看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住賈政近來聞得代儒稱讚他嵩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却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

園門關上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筒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蓮花樣左右一望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砌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門進去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裡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

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巳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情故此只將些俗套敷演寶玉也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聽見古人說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這裡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不過是探景的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

道不當過奬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只見佳木蘢蔥奇花爛熳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綉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但見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

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况此處既爲省親别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贊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贊了一番於是出亭過池一山

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闊葉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

一個道是雎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罷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是個輕薄東西衆客道議論的是也無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說道今日任你狂為亂道等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沒有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麽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宗現今得了幾宗尚欠幾宗賈璉見問忙向靴筒內取出靴掖裡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

了一看回道糚蟒灑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一百掛湘妃竹簾一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一百掛黑漆竹簾一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棹圍床裙机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墻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槹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却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樣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說好賈政又向衆

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
是呀如今虛的那是何字樣好呢大家正想寶玉却等不得了
也不等賈政的話便說道舊詩云紅杏梢頭挂酒旗如今莫若
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
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便俗陋不堪了唐人詩裡
還有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
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幾個古人
能記得幾首舊詩敢在老先生們跟前賣弄方纔任你胡說也
不過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
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那

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
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了賈政聽了道咳
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裡知道這清
幽氣象呢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
古人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怕他討了沒
趣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哥兒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
要問呢天然者天之自成不是人力之所爲的寶玉道却又來
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遠無隣村近不負郭背
山無脉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
非大觀那及前數處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雖種竹引泉亦

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恐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扠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巴寶玉嚇的戰兢兢的半日只得念道

新綠漲添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到薔薇院傍芭蕉塢裡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窠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背謬了秦人舊舍是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也可以進去的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加清溜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

的狠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樹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嶺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蒳薑蕁

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清松扶留等樣的見于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蓮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茗操琴也不必再焚香了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蘭麝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斜泣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艷　睡足荼蘼夢亦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

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来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咏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牛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

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概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邊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卽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腳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

山石一邉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樹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麽新鮮字来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

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内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隔一隔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牕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

之類俱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麽做的原來賈政走進來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隔斷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的形相一樣却是一架大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裡出去就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咤異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凹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

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跟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看老太太惦記你難道還逛不足麽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要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强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

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著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曾難爲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必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沒有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沒做完的香袋兒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赶過來早巳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却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下來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麽東西我何從把你的東西給人來着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鉸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的哭了拿起荷包又鉸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

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姐妹們一處頑頑兒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鬆泛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着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日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也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

另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了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就令賈薔總理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

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官家小姐自然要性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啟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書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寳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又有人來回請鳳姐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兒寳釵因說道咱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脚說着和寳玉等便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辦的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兎以及雞鵝等亦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誦經於是賈政略覺心中安頓遂請賈母到園中色色斟酌點

綴妥當再無些微不合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閑連年也不能好生過了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幷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繡鳳金銀焕彩珠寶

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見一個太監騎著匹馬來了賈政接著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和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還不遲於是賈母等自便去了園中俱賴鳳姐照料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

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翣龍旌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而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鑾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來將那鑾輿抬入大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着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

燗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燈匾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紬綾紙絹及通草爲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諸燈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爭輝水天煥彩眞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

了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眞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因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不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元妃口傳教授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

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
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
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
了許多且說賈妃看畢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
坐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
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寫着天
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
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
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

金門玉戶神仙府　桂殿蘭宮妃子家

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
敢擅擬賈妃點頭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
赦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又引榮國太
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
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
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
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
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鳳迎探惜等俱在旁垂淚無
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
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到哭個不

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說到這何不禁又
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
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
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
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侯旨外眷無
職不敢擅入賈妃即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
元妃降旨免過上前各叙濶別又有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
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
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
太監答應母女姊妹不免叙些久別的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

賈政至簾外問安行參等事元妃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虀
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
含淚啟道臣草芥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
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華祖宗之遠德
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
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
伏願聖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
殘年為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
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
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

即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元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華麗一樁樁點綴新奇元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旣而來至正殿降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

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因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樓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
匾額有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蘆夜雪等名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銜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題畢向諸姐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姐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難與薛林爭衡只得隨衆應命李紈也勉强作成一絕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題咏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
來寧不暢神思

文采風流匾額　　探春

秀水名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
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
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裡景
奪文章造化功

萬象爭輝匾額　　李紈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
然萬物有光輝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
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
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
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元妃看畢稱賞不已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了一首五言律應命便罷了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况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麽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

出處寶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麽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該死眼前現成的句子竟想不到姐姐真是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也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巳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

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巳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
完呈上元妃看道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凉迸砌
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摇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
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凭欄
垂絳袖倚石護清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
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元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四首之
冠遂將浣葛山庄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
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
又進歸省頌元妃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
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
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

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册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的情狀剛演完了一個太監托着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

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不過他只得依他做了元妃甚喜命莫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元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

盞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淸錢五百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淸錢三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元妃不由的滿眼又滴下淚來却又勉强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

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元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衆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箇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上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

骰子赶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皷喊叫之聲聞於巷外弟兄子侄互為獻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語獨有寶玉見那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

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上纔散因此偷空兒也有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上再來那些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兒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畫的很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裡來剛到窗前聽見屋裡一片喘息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

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正在得趣故此呻吟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兩個唬的抖衣而顫茗煙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麽說珍大爺要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倒也白白淨淨兒的有些動人心處在那裡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那丫頭飛跑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別怕我不告訴人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不過十六七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就作這個事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怜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麽茗煙笑道

若說他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
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
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卍兒寶玉聽了笑道想必他將來
有些造化等我明兒說了給你作媳婦好不好茗烟也笑了因
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
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
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回這裡來寶
玉道不好看仔細花子拐了去况且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
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
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

家作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
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
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
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
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
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
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
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
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
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

問茗烟還有誰跟了來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道襲人聽了復又驚慌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人或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失閃這也是頑得的嗎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呢都是茗烟調唆的等我回去告訴嬤嬤們一定打你個賊死茗烟撅了嘴道爺罵着打著叫我帶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要不我們同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經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的母親也早迎出來了襲人拉着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的臉上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子又忙倒好茶襲人

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亂給他東西吃的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來鋪在一個杌子上扶著寶玉坐下又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在寶玉懷裡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輛說着捻了几個松瓤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給他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誰哭來着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

褂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衣裳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嗎寶玉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兒不是你來得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兒的罷叫他們聽著作什麼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盡力兒瞧瞧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著了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僱一輛干干淨淨嚴嚴緊緊的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

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輛車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給茗烟又把些錢給他買花爆放叫他別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車放下車簾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車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過去得呢看人家疑惑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下車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為你了於是仍進了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索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兒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

寶玉不在家丫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嬤嬤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已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房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嬤嬤又問道這蓋碗裡是酪怎麼不送給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麼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了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麼着你們看襲人不知怎麼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把酪全吃了又一個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給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嬤嬤道你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

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可是病了還是輸了呢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留的是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因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炕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了栗子來自向燈下檢剝一面見衆人不

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姐姐寶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們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進他們

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麽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宅大院裡沒的我們這宗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樣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兒是的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我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大見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裡有文章不覺吃了一驚忙扔下栗子問道怎麽着你如今要回去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量教我再耐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出我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麽贖你呢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

是這裡的家生子兒我們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麽是個了手呢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哪襲人道從來没這個理就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幾年一挑幾年一放没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們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要不放你呢襲人道爲什麽不放呢我果然是個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不肯放我出去再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也還有的其實我又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我從小兒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這會子又伏侍了你幾年我們家要來贖我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不要就開恩放我去呢要說爲伏侍的你好不叫我

我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使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偺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吃虧就可以行得的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無益反教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

太太肯行嗎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著便賭氣上牀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兒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了我還值幾兩銀子要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兒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能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

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了因此哭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寛厚人家兒不過求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踐作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兒也不能那麽尊重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兩個又是那個光景兒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别意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

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麽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寶玉見這話頭兒活動了便道你說說我還要怎麽留你我自已也難說了襲人笑道咱們兩個的好是不用說了但你要安心留我不在這

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那就是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看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的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憑你們愛那裡去那裡去就完了急的襲人握他的嘴道好爺我正爲勸你這些個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愛念書也罷假愛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

跟前你別只管嘴裡混批只作出個愛念書的樣兒來也叫老爺少生點兒氣在人跟前也好說嘴老爺心裡想着我家代代念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不但不愛念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混批評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外號兒叫人家祿蠹又說只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巳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你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刻刻的要打你呢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候兒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說的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呢襲人道再不許謗僧毀道的了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

了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罷襲人道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趣兒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

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握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偺

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偺們在一個枕頭上罷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已枕的推給寶玉又起身將自已的再拿了一個來枕上二人對着臉兒躺下黛玉一回眼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蹟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道這又是誰的指甲擓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擓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絹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已的

絹子替他擦了咂着嘴兒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就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作奇怪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朶裡大家又該不得心淨了寶玉總沒聽見這些話只聞見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那麼着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兒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就是得了奇香

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見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寶玉方聽出來因笑道方纔告饒如今更說

狠了說着又要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不難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絹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總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揚州有何古蹟土俗民風如何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麼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

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都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兒是臘八兒了世上的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裡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刼些個來纔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了個能幹小耗子去打聽小耗子回報各處都打聽了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子便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子道米豆成倉菓品却只有五樣一是紅棗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老耗子聽了大喜即時拔了一枝令箭問誰去偷米一個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個耗子接令去

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芋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子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子和衆耗見他這樣恐他不諳練又怯懦無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這一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衆耗子忙問怎麼比他們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滚在香芋堆裡叫人瞧不出來却暗暗兒的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嗎衆耗子聽了都說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變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子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

小姐衆耗子忙笑說錯了錯了原說變果子怎麽變出個小姐來呢小耗子現了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眞正的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著寶玉笑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派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連央告好妹妹饒了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你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哦是寶兄弟嚇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本來多麽就只是可惜一件該用故典的時

候兒他就偏忘了有今兒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呀眼面前兒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的了不得他只是出汗這會子偏又有了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弾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笑那寶玉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身體不好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赶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媽吵纔是呢他是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兒的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

來只見李嬷嬷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兒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廝樣兒的躺在炕上見了我也不理一理兒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只聽你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了來的小丫頭子罷咧這屋裡你就作起耗來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是的哄人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嬷嬷不過因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没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屈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說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别的丫頭李嬷嬷聽了這話

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呢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著奶了把我扔在一邊兒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强一面說一面哭彼時黛玉寶釵等也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和昨日酥酪等事撈撈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聽見後面一片聲嚷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又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排揎寶玉的丫頭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嬤嬤笑道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

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你還要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倒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屋裡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了我喝酒去罷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絹子那李嬤嬤腳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强似受那些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沒瘋了

得罪他做什麽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犯不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扯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已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儘着這麽鬧可叫人怎麽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的大家什麽意思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

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點汗兒便不叫他起來自已端着給他就枕上吃了卽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啊寶玉聽說只得依他看着他去了簪環躺下纔去上屋裡跟着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和那幾個老管家的嬷嬷鬬牌寶玉惦記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屋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麽不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錢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樂去了這屋子交給誰

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
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兒了小丫頭們也
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頑頑兒去嗎所以我在這裡看着
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了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
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
話兒不好寶玉道偺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
起你說頭上癢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
道使得說著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鐶打開頭髮寶玉拿了
篦子替他篦只篦了三五下兒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
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兒還沒吃就上了頭了寶玉笑道

你來我也替你篦篦晴雯道我沒這麼大造化說着拿了錢摔
了簾子就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
視而笑寶玉笑着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
中擺手兒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
我怎麼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拌
嘴兒了晴雯也笑道你又護着他了你們瞞神弄鬼的打諒我
都不知道呢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說著一徑去了這裡寶玉
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
次日清晨襲人已是夜間出了汗覺得輕鬆了些只吃些米湯
靜養寶玉纔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

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日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在一處頑一注十個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喜歡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就有些着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已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了若擲個六點也該贏擲個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二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就要拿錢說是個四點鶯兒便說明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了鶯兒一眼說道越

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屈見姑娘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瞧不起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别說這話人家笑話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景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况

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湘雲黛玉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所以弟兄間亦不過盡其大槩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賈母不依纔只得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没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

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竪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樂兒倒招的自己煩惱還不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盤了下流没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没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到耳內便隔著牕戶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著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

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兒弟兄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便赶忙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吻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你愛和那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倒叫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魘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個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啐道虧了你還是個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麼着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去你

明兒再這麼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不尊貴你哥哥恨的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還窩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連忙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兒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的見了他兩個忙站起來問好正值黛玉在旁因問寶玉打那裡來寶玉便說打寶姐姐那裡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了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到他那裡就說這些閒話黛

玉道好没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没叫你替我解悶兒還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兒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坐兒合別人說笑一會子啊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糟塌壞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活着好不好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麼鬧我還怕死嗎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又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

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拉寶玉走了這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百樣的欵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沒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哄著你你又來作什麼呢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疎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姐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也比你遠第二件你先來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從小兒一處長大

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遠你的呢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遠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慪的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肷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沒穿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訛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幺愛

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會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可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寶玉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終

中華古籍保護

書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繡像紅樓夢

重訂

第貳函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說着笑着跑出來怕黛玉赶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裡就赶上了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恰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們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撂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來戲弄我寶玉勸道罷呦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就敢說你了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

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了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了却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一幅桃紅紬被只齊胸蓋著襯着那一灣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顯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膀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是寶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因說

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道這還早呢你起來瞧瞧罷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又復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翠縷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就勢兒洗了就完了省了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彎着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肥皂去寶玉道不用了這盆裡就不少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撇嘴笑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呢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候兒怎麼替我梳了

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不會梳了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又有金墜脚兒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了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呢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拈起了一盒子臙脂

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㕸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裡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襲人又歎道姐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兒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識見寶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

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嗎我不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氣了呢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呢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來央告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麽問你自己就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

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了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嗤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着眼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今兒起我也只當是個啞吧再不說你一聲兒了好不好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麽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麽話呢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一碗仍回自已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脾寶玉素知他兩個親厚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

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麝月便笑著出來叫了兩個小丫頭進去寶玉拿了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站着那個大兩歲淸秀些的寶玉問他道你不是叫什麽香嗎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叫晦氣也罷了又蕙香咧你姐兒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麽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叫他倒了茶來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只管悄悄的抿著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自已悶悶

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就變盡方法兒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嘻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光景鎮唬他們似乎又太無情了說不得橫着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如此一想卻倒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已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

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著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

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看凍著原來襲人見他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舊好了不想寶玉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理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着你睡醒了快過那邊梳洗去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過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今偺們兩個人撂開手省的雞生鵝鬬叫別人笑話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什麼四兒五兒伏侍你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和這簪子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在你也不值的這麼著呀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急呢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你可知道我心裡是怎麼着快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

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了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胗脉大夫說替太太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給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裳外面打掃

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和平兒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厮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名叫多官兒因他懦弱無能人都叫他作多渾虫二年前他父親給他娶了個媳婦今年纔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有酒有肉有錢就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調異常輕狂無比衆人都叫他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

外懼孌童不曾得手那多姑娘兒也久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兒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輛招惹的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小廝計議許以金帛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子是舊交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子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婦子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們姐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為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裡還管什麼娘娘呢那媳婦子越浪起來賈璉亦醜態畢露一時事畢不免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是夜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裡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到這邊房裡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東西賈璉一見連忙上來要搶平兒就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這個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

來問你你倒賭利害等我回來告訴了看你怎麼着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利害了一語未了忽聽鳳姐聲音賈璉此時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叫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少什麼不少平兒道細細查了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那裡還有多出來的分兒鳳姐又笑道這十幾天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好的丟下什麼戒指兒汗巾兒也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

只望着平兒殺雞兒抹脖子的使眼色兒求他遮蓋平兒只裝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緣故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兒都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就有這些東西肯叫偺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出去了平兒指着鼻子搖著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的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着心肝乖乖兒肉的便亂叫起來平兒手裡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便罷不好偺們就抖出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嘴裡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就搶過來笑道你拿着到底不好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

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艮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平兒奪手跑出來急的賈璉灣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牕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的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是的只許他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都使得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防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不籠絡着人怎麼使喚呢你行動就是壞心連我

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哦也罷了麼都是你們行的是我行動兒就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裡呢正說著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牕外便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裡說又跑出來隔着牕戶鬧這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口道你可問他麼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沒人纔便宜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賭氣往那邊去了鳳姐自已掀簾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

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賬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們兩個人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了我躲開你們就完了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自然有去處說著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還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什麼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也這麼想來着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

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算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的年分兒了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給林妹妹做的不同了賈璉道這麼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兒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湘雲住了兩日便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捐資二十兩

與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麽着誰還敢爭又辦什麽酒席呢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裡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老祖宗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給他我們雖不配使也別太苦了我們這個彀酒的彀戲的呢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麽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啷啷的鳳姐笑

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訴寃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們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之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

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麽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麽難的明兒就叫一班子也叫他們借着咱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特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

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别理他們我巴巴兒的唱戲擺酒爲他們呢他們白聽戲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山門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排場詞藻都好呢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更不知戲了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了那詞藻中有隻寄生草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

釵便念給他聽道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擺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靜些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給他兩個又另賞錢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

像一個人你們再瞧不出來寶釵心內也知道却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兒不敢說湘雲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他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麽等去的時候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麽看人家的臉子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出來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要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人與我何干呢

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說話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麽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拿腳踹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進賈母裡間屋裡氣忿忿的躺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找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了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紫鵑却知端底當此時料不能勸

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同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跟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惱到底爲什麽起呢黛玉冷笑道問我呢我也不知爲什麽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兒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麽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還可恕你爲什麽又和雲兒使眼色兒這安的是什麽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間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輕賤

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呢寶玉聽了方知纔和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惱了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數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不分辯自己轉身回房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的一言也不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雖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別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聽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呢好好兒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姐兒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樣兒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姐兒們喜歡不喜歡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大家隨和兒你也隨點和兒不好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說到這句不覺淚下襲人見這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

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已雖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塡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了一遍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看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寫的是什麽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拿給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又可笑又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個頑意兒無甚關係的說畢便拿了回房

去次日和寶釵湘雲同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
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
想眞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因笑道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兒一支曲子把他這個話惹出來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的明兒認眞說起這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個罪魁了說著便撕了個粉碎遞給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三人說着過來見了寶玉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

者實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道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云無立足境方是干凈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作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惠能在廚房舂米聽了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

菩提本非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鉢傳給了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

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人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什麼禪呢寶玉自己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罷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為燈謎而

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於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

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麽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麽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

及各色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老婆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麽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叫他去他不肯來女人們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拐孤賈政忙遣賈環和個女人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給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

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的慌你要猜謎兒我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著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著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

應把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頑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嗎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無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通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淸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頑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鷄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用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是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　北面而朝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打一用物

賈政道好好如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用物

賈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甚覺煩悶大有

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便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歇着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强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脚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兒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著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兒自裡間屋裡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兒不離纔好剛纔我忘了為什

麼不當着老爺攛掇着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鳳姐兒廝纏了一會賈母又和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給衆人遂起身道我們歇着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些起來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方慢慢的散去未知次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母次日仍領衆人過節那元妃却自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抄錄妥協自已編次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選拔精工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薔等監工因賈薔又管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賈萍喚來監工一日湊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楊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了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小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先站住聽

我說話要是別的事我不管要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事好歹你依著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搖頭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是真話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了求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栢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兒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就是了賈璉道這也罷了因又悄悄的笑道我問你我昨兒晚上不過要改個樣兒你為什麼就那麼扭手扭腳的呢鳳姐聽了把

臉飛紅嗤的一笑向賈璉啐了一口依舊低下頭吃飯賈璉笑着一徑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為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着鳳姐的話說道看來芹兒倒出息了這件事竟交給他去管橫豎照裡頭的規例每月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房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楊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喝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車坐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

榮國府角門前與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那元妃在宮中編次大觀園題咏忽然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孤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

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是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必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嬤嬤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鬟都廊簷下站着呢一見

寶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兒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兒笑道人家心裡發虛你還慪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來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兒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探春惜春和賈環都站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巳的鬍鬚將巳蒼白因此上把

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疏懶了工課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著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喜歡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

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
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
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
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
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事專在這些濃詞艷詩
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
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
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煙去了剛
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
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

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黛玉正在
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筭這事忽見寶
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
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些寶玉聽了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
了我也要叫你那裡住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
幽二人正計議着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是二月二十二日是
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就搬進去罷這幾日便遣人進去分派收
拾寶釵住了衡蕪苑黛玉住了瀟湘館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
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紈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
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丫頭除各人的奶娘親隨

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鬬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窻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窻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凉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裡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鷞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一有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這寶玉一發得意了每日

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發悶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想外頭鬼混却痴痴的又說不出什麽滋味來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則天玉環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孝敬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寶玉那裡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

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于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撂在那水

裡去罷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了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净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了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妹妹要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已看了好幾齣了但覺詞何警人餘香

滿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笑着點頭兒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了登時竪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了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急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罷要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我往你坟上替你駝一

輩子碑去說的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麼個樣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鑞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兒埋了罷別提那些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去了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已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外

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聯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到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

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處忽覺身背後有人拍了他一下及至回頭看時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拍了一下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冒冒失失的唬我一跳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找我們姑娘總找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了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葉來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個扎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

了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裳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坎肩兒下面露著玉色紬襪大紅綉鞋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圍着紫綢絹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猴上身去涎着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是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

他還是這麽著襲人抱了衣裳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到底是怎麽着你再這麽着這個地方兒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裳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過一個人來說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甚實斯文清秀雖然面善却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麽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麽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廊下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我怎麽就忘了因問他你母親好這會子什麽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

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五六歲呢就給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話說的好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寶叔要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笑着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裡來我和你說一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著扳鞍上馬衆小厮隨往賈赦

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逃了賈母問的話然
後自已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
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
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
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
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
收拾弄的你黑眉烏嘴的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
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
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
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

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
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
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
各人的母親好罷你姑娘姐姐們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
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
姐姐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
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
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
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著不覺又
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

此一段可選作模範文。

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衆姊妹們出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囬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偏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芹兒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這麼着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走必須當日赶回來方好你先等著去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

卜世仁即不是人

好談土話真正不是人味

不但不賒反說他一篇不是处

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舅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來一見賈芸便問你做什麼來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氷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沒還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罸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况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

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狠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候兒我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見母親說都還虧了舅舅替我們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舅舅也就沒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當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們大屋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下個氣兒和他們的

管事的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碰見你們三屋裡的老四坐着好體面車又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小和尚道士兒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個事到他身上了賈芸聽了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這麼忙你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付奶奶家去問有錢借幾十個明兒就送了來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

了舅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睁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房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就罵出來真真把人氣死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房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反為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就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要寫文約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

銀子一面笑道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呢天氣黑了也不讓你喝酒了我還有點事兒你竟請回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給我們家叫他們關了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著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見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來要便怎麼好呢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的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裡將那銀子稱了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喜歡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給他娘子兒方回家來他母親正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

便問那裡去了一天賈芸恐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來著問他母親吃了飯了沒有他母親說吃了還留着飯在那裡叫小丫頭拿來給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厮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問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

著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這裡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到時常惦記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他也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劈就敢在長輩兒跟前撒謊了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單弱事情又多虧了嬸娘好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聽了滿臉是笑由不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兒的你們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說起我來賈芸笑着道只因我有個好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捐了個通判前兒選着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

他這香舖也不開了就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給親友所以我得了些氷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要送人也沒有人家兒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到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十幾倍所以拿來孝敬嬸娘一面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節禮用香料便笑了一笑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你這麼知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鳳姐見問便

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他看輕了只說得一句這點
兒香料便許他管事了因且把派他種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隨
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屋裡去了賈芸自然也難提只得
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又進
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在那裡掏
小雀兒呢賈芸在他身後把腳一跺道茗烟小猴兒又淘氣了
茗烟回頭見是賈芸便笑道何苦二爺唬我們這麼一跳因又
笑說我不叫茗烟了我們寶二爺嫌烟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
二爺明兒只叫我焙茗罷賈芸點頭笑著同進書房便坐下問
寶二爺下來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

你探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
的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要找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
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呀賈芸往外瞧時是個
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甚齊整兩隻眼兒水水靈靈的見了
賈芸抽身要躲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
正愁不著個信兒呢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
茗道等了半日也沒個人過這就是寶二爺屋裡的因說道好
姑娘你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
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
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

頭似笑不笑的說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明日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替回罷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這裡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兒也不過嘴裡答應著罷咧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的名字因是寶玉屋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喝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用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

過來便命人叫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別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兒就求嬸娘這會子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哦你那邊沒成兒昨兒又來找我了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要有這個意思昨兒還不求嬸娘嗎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撂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道兒走麼早告訴我一聲兒多大點子事還值的耽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兒我正想個人呢早說不早完

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不好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罷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兒說着命人駕起香車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去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來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給賈芸賈芸接來看那批上批著

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被寶釵煩了去打結子去了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出去了麝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不着他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屋

內偏偏的寶玉要喝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巳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看燙了手等我倒罷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來著忽然來了唬了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裡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麼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𩯳兒容長臉面細挑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屋裡的人麼那丫頭笑應道是

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爺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水拿東西眼面前兒的一件也做不着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眼面前兒的呢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句話囘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囘他今日來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秋紋碧痕一個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一個又說你端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

紅二人便都咤異將水放下忙進來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麽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呢因爲我的絹子找不着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喝叫姐姐們一個兒也沒有赶着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就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搶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嗎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麽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偺們都別動只叫他去就完了

秋紋道這麽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单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裳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上都攔着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麽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改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小紅年方十四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

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幾分容貌心內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的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沒好氣忽然聽見老嬷嬷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覆去自覺沒情沒趣的忽聽的窗外低低的叫道紅兒你的絹子我拾在這裡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只見那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那小紅臊的轉身一跑却被門檻子絆倒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屋子地面舀洗臉水這小紅也不梳粧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臉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想着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怎麼個情性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紙窗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

頭在那裡打掃院子都擦胭抹粉揷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拉着鞋走出房門只粧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近前一步仔細看時正是昨兒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此時寶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洗臉只得進去了却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偺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用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了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

至此止。

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舘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内躺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院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鍾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嬛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給他因向他悄悄的道

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了不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没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跟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就一頭滚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滚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

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
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
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
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
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
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来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
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嗳喲的一聲滿屋裡人
都唬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綽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
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忙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
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說這老三還是這麽毛

脚鷄是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
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
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
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着他們
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
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
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
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已燙的就是了鳳
姐道就說自已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塲氣生王夫
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那

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只瞧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黛玉只當十分燙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肯叫他瞧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的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駡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

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就有多少促狹鬼跟着他得空兒就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麽法兒解救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麽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麽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

多添幾觔香油點個大海燈那海燈就是菩薩現身的法像晝夜不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既是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氣了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這麼樣就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關了去

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的小子們一路施捨給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屋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星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姨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裡頭還有塊像樣兒的麼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袖裡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趙姨娘歎氣道阿

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服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兒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兒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

了你們心裡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嗎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裡不敢罷咧暗裡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聽這話裡有話心裡暗暗的喜歡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教給我這個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拿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別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着人家來擺掭死了我們娘兒們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要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

別人的委屈還猶可要說謝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了半日頭說那時候兒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已還有些衣裳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契給你到那時候兒我照數還你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罷了我少不得先墊上了趙姨娘不及再問忙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赶著開了箱子將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已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

欠字遂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問了他二人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驗的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姨奶奶在屋裡呢麼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散了馬道婆自去不在話下却說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出門倒常在一處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和紫鵑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便出來看庭前纔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遊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紈鳳姐

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日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給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嘗了不好也不知別人說怎麼樣寶釵道口頭也還好鳳姐道那是暹羅國進貢的我嘗了不覺怎麼好還不及我們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却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罷鳳姐道我那裡還多著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罷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們家的

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起來黛玉漲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二嫂子的詼諧眞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還虧負你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兒家私兒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到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和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過去呢李紈連忙同着鳳姐兒

走了趙周兩人也都出去了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站我和你說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回去罷便把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笑着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寶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眾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眾人連賈赦邢夫人賈

珍賈政並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殺人眾人一發慌了周瑞家的帶着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去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心中也着忙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勝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他叔嫂二人

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裡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僧覓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政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强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的光陰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說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省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裡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猫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

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寃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找我們醫治賈母王夫人都聽見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但見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看他時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自然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

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沖犯三十三

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了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了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丫頭學的貧嘴賤舌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日多漸漸的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塊絹子倒像是自已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窻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紅

聞聽在窻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佳蕙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是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絹子打開把錢倒出来交給小紅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兩日心裡到底覺着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那裡的話好好兒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来

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干淨佳蕙道好好兒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

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寶玉疼他們衆人就都捧着他們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犯不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收拾房子怎麼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是的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幷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来呢說着向小紅撂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

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擱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因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着閑磕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麼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兒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屋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不進來纔是李嬤嬤道他又不傻為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和他一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混碰看他怎麼樣李嬤嬤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著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

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
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
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
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
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
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
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
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
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籠着仙禽異鳥上面小
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様槅扇上面懸着一個匾四個

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
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
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
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却看不見寶玉在那
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
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
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
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著鞋倚
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
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

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造化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嘴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坎肩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給我倒起茶來我

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等我自已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麼着賈芸笑道雖那麼說叔叔屋裡的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賈芸出了怡紅院見四顧無人便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屋裡

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屋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絹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絹子的我那裡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苑門口兒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

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已的一塊取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要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絹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你別沒的說了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委瑣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躭出了房門在廻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

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兒箭也是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赶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呢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兒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磕了牙那時候兒纔不演呢說着便順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看那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正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

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進來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

說什麼黛玉道我没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們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喝紫鵑道我們那裡有好的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黛玉登時急了撂下臉來說道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好歹

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些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裳去罷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老爺叫我是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夫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想過來是薛蟠哄出他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別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及他去的寶玉也無法

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麽說是老爺呢我告訴姨娘
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麽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
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
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雜種還跪着做
什麽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
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老胡和老程他們不知那
裡尋了來的這麽粗這麽長粉脆的鮮藕這麽大的西瓜這麽
長這麽大的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猪魚你說這四
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
怎麽種出來的我先孝敬了母親赶着就給你們老太太姨母

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
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
來了我和你樂一天何如一面說一面來到他書房裡只見詹
光程日興胡斯來单聘仁等并唱曲兒的小子都在這裡見他
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
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
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沒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
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麽新鮮物兒寶玉道我沒有
什麽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
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纔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

想起來了非兒我看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狠好上頭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什麽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麽薛蟠道怎麽沒看真寶玉將手一撒給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和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趣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着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啊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安好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但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叫兎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麽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

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很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實在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倒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

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扔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省了人打悶雷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惦記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

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給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鬟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麽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已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燗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没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偷着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没事跑了來

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没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麽晴雯偏偏還没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進人來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若是認真慪氣也覺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淚珠來了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聽

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覺傷感便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黛玉秉絕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這一哭把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

花魂點點無情緒　鳥夢痴痴何處驚

因又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都送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来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着什麽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

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悶坐只管外間自便去了那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頭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

也道不許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鬟們都在園裡頑耍獨不見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麽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難道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撂下衆人一直往瀟湘舘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兒纔走開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舘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兒此刻自巳也跟進去

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這絹子果然是你丢的那一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個說可不是我

那塊拿来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得起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喲偺們只顧說看仔細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就是人見偺們在這裡他們

只當我們說頑話兒呢走到跟前偺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的小紅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丫頭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

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怎麼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了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要是寶姑娘聽見

還罷了那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香菱臻兒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着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兒小紅便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們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要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屋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

道我是寶二爺屋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寶玉屋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棹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還有一件事裡頭床頭兒上有個小荷包兒拿了來小紅聽說答應着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不見鳳姐在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帶子便赶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兒過一日澆一回我喂雀兒的時候兒你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就不服我們說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

知道了沒有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兒這一遭半遭兒的也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好的呢一面說着去了這裡小紅聽了不便分証只得忍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了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著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呢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我們二爺沒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幾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了去小紅還未說完李氏笑道噯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麽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是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

截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我們平兒先也是這麼著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兒了說了幾遭兒纔好些兒了李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個丫頭就好剛纔這兩遭說話雖不多口角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罷我認你做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乾女孩兒這會子又認我做

乾女孩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紈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孩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是他的丫頭啊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兒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因爲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是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兒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只嘗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兒送給別

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麽怨的他媽鳳姐也笑道旣這麽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紅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紈去了小紅自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黛玉因夜間失寢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姐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告了我了沒有叫我懸了一夜的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鵑把屋

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子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兒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姐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他的去處兒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跟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

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沒叫你嗎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來着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我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撂的古董兒再麼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作什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兒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

子兒就好了我喜歡的了不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兒是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吊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東西你多替我帶幾件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同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了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

親兄弟鞋塌拉襪塌拉的沒人看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
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
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
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着沒事
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
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
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
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他只管
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
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

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
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買那些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
了我就說是怎麼沒錢怎麼難過我也不理誰知後來丫頭們
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
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
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
妹妹了撂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
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黛玉便知是他
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
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

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等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著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後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兒兜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屋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着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愁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偷灑淚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窻被未温
怪儂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儂此日生雙翼　隨到花飛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不教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邊哭的自巳傷心卻不道這邊聽的早巳痴倒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来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碎心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將来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的不成抬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啐道呸我打諒是誰原来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已抽身便走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已也覺無味抖

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撂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呢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著等着姑娘回來一個棹子上吃飯一個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丫頭們都想到了我想著姊妹

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纔見得比別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裡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倒把外四路兒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哭起來那時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光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就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是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

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兒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好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脫生還得你說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呢寶玉咤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着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必是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囘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

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說着抿着嘴兒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踈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

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

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為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

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屋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爺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說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是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必要頭上戴過的所以纔來尋幾顆要沒有散的花兒就是頭上戴過的拆下來也使得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穿了來我沒法兒只得把兩枝珠子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研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打量怎麼着這不過也是將就罷咧正經按方子這珍珠寶石是要在古坟裡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兒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坟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番屍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啊寶玉因向黛玉道你纔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個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

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和黛玉去吃飯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帶著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啊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已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躺他心裡正不自在呢何苦來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惦記二則也想着黛玉忙忙的

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什麼呢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兒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用上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見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已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

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何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一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罷說著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了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熨罷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鉸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就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

便走了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
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
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
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
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呢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
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來到外面
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
衣裳去就自已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
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
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啐道呸放你娘的屁

寶玉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
帶信兒了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
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
了有個小厮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給焙茗
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上叫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
四個小厮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
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
小厮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
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說的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
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

心寶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喝一盃酒恐怕推托纔說下這句話誰知都信了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叫唱曲兒的小厮過來遞酒然後叫雲兒也過來敬三鍾那薛蟠三杯落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已新鮮曲兒唱個我聽我喝一罈子好不好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惦記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罷這麼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給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個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字的原故說完了喝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不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頑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喝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及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

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兒的想你的罷咱來說不出來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沒板兒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

怕什麽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囑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說的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說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麽鑽

唱畢飲了門盃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麽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

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麽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麽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著腰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麽愁薛蟠道綉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了說着便要斟酒寶玉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麽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毛毛往裡戳衆人聽了

都囬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兒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躭悞了別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囬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只記得這可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都倒依了完令薛蟠又跳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没有寶貝你怎麽說起寶貝來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說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這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麽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没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著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和蔣玉函等還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

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着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攥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却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給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纔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的一條大紅汗巾子

解下來遞給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下來遞給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喝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麽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麽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上的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襲人也不理論及睡時見他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

紅汗巾子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了把我的那条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你又幹這些事了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些混賬人哪也難爲你心裡沒個算計兒還要說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天明方醒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知道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已腰裡了便知是寶玉夜裡換的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

無法暫且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扔在個空箱子裡了自已又換了一条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着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經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淸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出來却是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嗎襲人

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數珠兒别的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和我一樣别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麼會錯了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我去拿了来了的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說着便叫了紫鵑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

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丢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氣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哪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人兒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裡疑猜便說道除了别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了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起什麼誓呢誰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寶玉道我心裡的事

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麽樣的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他不替你圓謊你爲什麽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麽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沒看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記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一時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肐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脣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横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又呆了寶釵褪下串子來給他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呆的自巳倒不好意思

的趕來扔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絹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來着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的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的絹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終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這是誰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爲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道他們那裡凉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先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閑人不許放進

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旣這麼着我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

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
開了別人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
這話誰不要去就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
去因此李紈等都說去賈母心中越發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
掃安置不必細說单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
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執事人等聽見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
拈香况是端陽佳節因此凡動用的物件一色都是齊全的不
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
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
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

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鸚哥寶釵的
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
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
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
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
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輛車上還有幾個粗使的丫頭連上各
房的老嬤嬤奶媽子並跟著出門的媳婦子們黑壓壓的站了
一街的車那街上的人見是賈府去燒香都站在兩邊觀看那
些小門小戶的婦女也都開了門在門口站著七言八語指手
畫脚就像看那過會的一般只見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一位

青年公子騎着銀鞍白馬彩轡朱纓在那八人轎前領着那些車轎人馬浩浩蕩蕩一片錦綉香烟遮天壓地而來却是鴉雀無聞只有車輪馬蹄之聲不多時已到了淸虛觀門口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寶玉下了馬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本境城皇土地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的轎子却赶在頭裡先到了帶著鴛鴦等迎接上來見賈母下了轎忙要攙扶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個剪筒照管各處剪燭花兒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打了個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

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値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滚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麽了賈珍忙過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没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著他到怪可憐見兒的他老子娘豈不疼呢説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用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

可憐見兒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帶他去能給他幾個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出去了這裏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了去給他幾百錢別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去賈珍站在臺堦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進來到了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兒大今兒偺們的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著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

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知道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出來了賈珍道你瞧瞧我這裡沒熱他倒凉快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就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瞪著他那小廝便問賈蓉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凉快去了賈蓉垂著手一聲不敢言語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並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都從墻根兒底下慢慢的溜下來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和

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躺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眞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

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太太姑娘們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呢那張道士呵呵的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請他來賈珍忙去攙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姑娘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凈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

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兒去了纔來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也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兒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著兩眼酸酸的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有些戚慘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還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

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兒的不用說了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兒看見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長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提親了要論這小姐的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示下纔敢提去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訪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就是那家子窮也不過帮他幾兩銀子就完了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

見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下不來張道士哈哈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承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呢等著我取了來說着跑到大殿上一時拿了個茶盤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纔要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拿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了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閧然一笑連賈璉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倒不爲化佈施倒要把哥兒的那塊玉請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和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旣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呢帶着他去瞧了叫他進來就是了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還硬朗二則外頭的人多氣味難聞況且大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

袱子墊着捧出去了這裡賈母帶著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張道士捧著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的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雖不稀罕哥兒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不留下倒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

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也是張道士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也到底是幾件器皿若給了窮人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給他們呢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上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和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一時賈珍上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是白蛇記賈母便問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點頭道

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既這樣也只得如此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下來走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東西將自已的玉帶上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

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纔是留心呢寶釵聽說回頭粧没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已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忽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裡揣著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心裡不覺没意思起來又掏出來瞅着黛玉赸笑道這個東西有趣兒我替你拿着到家裡穿上個穗子你帶好不好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說着又揣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續娶的媳婦胡氏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没事來逛逛一

何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赶來送禮鳳姐聽了忙赶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嗳呀我却沒防着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女人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已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時來問只怕他有個好歹黛玉因說道你只管聽你的戲去罷在家裡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

倍要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你了罷了罷了黛玉聽說冷笑了兩聲道你白認得了我嗎我那裡能彀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你的呢寶玉聽了便走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起了誓呢今兒你到底兒又重我一句我就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呢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已說錯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呢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

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寶玉自幼生成來的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我也將真心真意瞞起來都只用假意試探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拿這個話堵噎我可見我心裡時時

刻刻白有你你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黛玉心裡想著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人的呢我就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的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怎麽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兒着急安心哄我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麽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然好你要把自已丟開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了看官

你道兩個人原是一個心如此看來却都是多生了枝葉將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說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已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忙來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勁的砸那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

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麼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呌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呢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急方纔吃的香薷飲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出來了紫鵑忙上來用絹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絹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揉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些纔吃了藥好些兒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心裡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竟還不如紫鵑呢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守着寶玉見他兩個哭的悲痛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氷涼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兩頭兒爲難正是女兒家的心性不覺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索性也傷起心來也拿着絹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還是襲人免强笑向寶

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和林姑娘拌嘴呀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赶来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鉸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呢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黛玉道你只管鉸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麽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麽田地見便連忙的一齊往前頭去回了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連累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麽緣故便一齊進園來瞧急的襲人抱怨紫

鵑爲什麽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着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麽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麽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呢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的說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伏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聽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

是因爲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鉸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氣只說趂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寃家是那一世裡造下的孽障偏偏兒的遇見了這麽兩個不懂事的小寃家兒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眞眞的是俗語兒說的不是寃家不聚頭了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任憑你們兩個寃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他娘的又不嚥這口氣自巳抱怨着也哭起來了誰知這個話傳到寶玉黛玉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

來沒有聽見過不是寃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兒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着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兒不覺的潸然淚下雖然不曾會面却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正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了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的小廝們和他的姐姐妹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要是聽見了還罵那些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怎麽你也這麽着起來了明兒初五大節下的你們兩個再這麽仇人是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了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兒的這麽着不好嗎寶玉

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覺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也看出八九便勸道論前兒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的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呸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兒的爲什麼鉸了那穗子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聽笑道這是寶

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就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麼氣呢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

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偺們又拌了嘴的是的要等他們來勸偺們那時候兒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你怎麼樣千萬别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别叫人知道偺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别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

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們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把這個話告訴别人評評理寶玉自知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作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彆的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聲說道你這個剛說了三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絹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子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掉下淚來要用絹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

揩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已拭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他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揉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和你到老太太那裡去龍黛玉將手一摔道誰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麽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

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麽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麽又成了烏眼鷄是的呢還不跟着我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點兒心呢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麽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着就走寶玉在後頭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已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赶我到那裡說和誰知兩個人在一塊兒對賠不是呢倒像黃鷹抓住鷂子的脚兩個人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呢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此時寶釵

正在這裡那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什麼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我又不好沒有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倒像我推故不去是的倘或明兒姐姐閑了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就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常在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聽戲去寶釵道我怕熱聽了兩齣熱的狠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躲了寶玉聽說自已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訕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富胎些寶釵聽說登時紅了臉待要發作又不好怎麼樣回思

了一回臉上越下不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妃只是沒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着他厲聲說道你要仔細你見我和誰頑過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比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向別人搭訕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趂勢取個笑兒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

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他問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麽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套這叫做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麽叫負荆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的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們大熱的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便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麽這麽辣辣的呢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

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别人總沒解過他們四個人的話來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已沒趣兒又見黛玉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怕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

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裡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著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凉牀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聮上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睁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麽着金釧抿嘴兒一笑擺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巳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向金釧兒嘴裡一送金釧兒也不睁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了你偺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說金釧兒睁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麽金

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兒裡頭拿環哥兒和彩雲去寶玉笑道誰管他的事呢偺們只說偺們的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兒好好兒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跑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

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子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氣忿不過打了一下子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叫了金釧兒的母親白老媳婦兒領出去了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匝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那邊架下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葯欄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拿着根別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

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且更是可厭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裏頭的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裊裊婷婷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

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拿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拿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怕忘了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

麼說不出的心事纔這麼個樣兒外面他既是這個樣兒心裡還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麼單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却說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然凉風過處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孩子頭上往下滴水把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用寫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著半邊臉兒那女孩子只當也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

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麽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氷凉低頭看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罣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堵了溝把水積在院內拿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

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麽來襲人道等我隔著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著忙又是好笑忙開了門笑着灣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麽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一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

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兒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了他一下子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呢寶玉一面進房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偏兒就碰見你了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只管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

要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到晚間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心裡也不安穩半夜裡聽見襲人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麽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是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

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
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着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兒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

打發小子問問王大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不好嗎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嗽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況且定要驚動別人不如且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那天剛亮寶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吃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過節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

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歡自已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旣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兒叫人愛到謝的時候兒便增了許多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慟那寶玉的性情只願人常聚不散花常開不謝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沒奈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黛玉還不覺怎麽着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房中長吁短歎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麽樣明日你自已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麽大事先時候兒什麽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何苦來呢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

的傻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兒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呀省了我們惹的生氣自古以來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我們原不會伏侍因爲你伏侍的好爲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脚啊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巳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兒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

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也瞞不過我去不是我說正經明公正道的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是的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著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

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来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越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没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

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鬧我經不起這麼吵不如去了倒干凈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的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来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

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泪來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著方欲說話只見黛玉進來晴雯便出去了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麽好好兒的哭起來了難道是爲争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都撲哧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訴我我不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告訴妹妹替你們和息和息襲人推他道姑娘你鬧什麽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饒這麽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些個襲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

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兒罷何苦還混說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着嘴兒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已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

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勸你又刮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的做什麼叫人看見什麼樣兒呢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躺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的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喝了好些酒還得洗洗你既沒洗拿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後來洗完了進

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今兒也凉快我也不洗了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篦篦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寶玉笑道既這麼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給我拿菓子來吃晴雯笑道可是說的我一個蠢才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呢倘或再砸了盤子更了不得了寶玉笑道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兒也可以使得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

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別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麽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聽撕的聲兒寶玉聽了便笑着遞給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撕的好再撕响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瞪了一眼啐道少作點孽兒罷寶玉赶上来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給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起来麝月道這是怎麽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什麽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麽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不好嗎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

可不造這樣孽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有人回道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来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經月不見一旦相逢自然是親密的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裳脫脫罷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没見穿上這些做什麽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

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
愛穿別人的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
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帶子也繫上猛一瞧活脫兒就像是
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後頭哄的老太太只
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
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還
說扮作小子樣兒更好看了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
裡接了他來住了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
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紅猩猩毡的斗蓬放在那裡
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條汗巾子攔腰

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頑一跤栽倒了弄了一
身泥說着大家想起來都笑了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
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
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笑
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
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
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
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寶玉道寶哥哥不
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笑
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給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絹子來挽着一個挖搭寶玉道又是什麼好物兒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

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我打諒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原來還是他眞眞你是個糊塗人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要帶了他們的來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是那一個女孩兒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他們的名字多了記不清楚混鬧胡說的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豈不清白說着把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

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寶釵抿着嘴兒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喝了茶歇歇兒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紈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親戚去留下縷兒伏侍就是了衆人應了自去尋姑覓嫂单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雲道時候兒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兒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及偺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要說和人一樣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愛說這叫人怎麼答言呢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兒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麼著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陰怎麼是陽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縧上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

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赶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湘雲的麒麟瞧湘雲要把揀的瞧瞧翠

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只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看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已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心裡不知怎麼一動似有所感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了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讓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

一壁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麽襲人道什麽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麽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已尋去湘雲聽了方知是寶玉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湘雲笑道幸而是個頑的東西還是這麽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怎麼拾着的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倒了茶來與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聽見你大喜呀湘雲紅了臉扭過頭去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那幾年咱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說的話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湘雲的臉越發紅了勉強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

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我來了你就不那麼待我了襲人也紅了臉笑道罷喲先頭裡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你既拿款我敢親近嗎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麼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幾句襲人和寶玉聽了都笑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兒急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絹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經得了今日你親自

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就爲這個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値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寳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寳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寳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麽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寳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麽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寳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寳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

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麽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麽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麽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麽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寳玉的鞋因笑道旣這麽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麽兒就敢煩你做鞋了寔告

許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看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好花兒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

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迎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已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

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並不願和這些人來往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性兒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的出些什麼來寶玉聽了大覺逆耳便道姑娘請別的屋裡坐坐罷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襲人連忙解說道姑娘快別說他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脚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

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已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陪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麽原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

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進來正聽見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要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的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

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淚又下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乎有拭淚之狀便忙赶着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了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又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

丢下了什麽金又是什麽麒麟可怎麽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些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這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麽要緊筋都疊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個話你倒說說怎麽放心不放心寶玉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

妹妹你別哄我你真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心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了一聲眼中淚直流下來回身便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麽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着

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忙了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給他猛抬頭看見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了我看見赶着送來寶玉正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誰只管呆着臉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個心從來不敢說今日膽大說出來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驚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連忙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你是怎麼着了還不快去嗎寶玉一時醒過來方

知是襲人雖然羞的滿面紫漲却仍是獃獃的接了扇子一句話也沒有竟自走去這裡襲人見他去後想他方纔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倒怕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却是如何處治方能免此醜禍想到此間也不覺呆呆的發起怔來誰知寶釵恰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說道我纔見兩個雀兒打架倒很有個頑意兒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纔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裡去了我要叫住問他呢只是他慌慌張張的走過去竟像沒理會我的所以沒問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的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喲這麼大熱的天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

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必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凉快跑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麽寶釵因問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會子閒話兒又瞧了會子我前日粘的鞋帮子明日還求他做去呢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麽個明白人怎麽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我近來看著雲姑娘的神情兒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兒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麽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的慌我再問他兩句家常

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嘴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看他的形景兒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我看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著再好生打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麽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麽着我也不該求他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要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兒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我們那個牛心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

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就是了襲人笑道當真的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兒的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著叫人打撈起

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那裡中用了呢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這裡襲人自回去了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下王夫人便問你打那裡來寶釵道打園裡來王夫人道你打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他了穿著衣裳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歎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兒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兩下子攆了下去

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邊兒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兒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雖然如此到底我心裡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給他媽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裳給他兩件粧裹誰知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只有

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也三灾八難的既說了給他作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這麼着我纔現叫裁縫赶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兒差不多兒口裡說著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兒也穿過我的舊衣裳身量也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

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
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七
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王夫人便將金釧兒的母親叫
來拿了去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𨚫說王夫人喚上金釧兒的母親來拿了幾件簪環當面賞了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金釧兒的母親磕了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𨚫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

一口凉氣只得垂手一旁站着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的嗐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委委瑣瑣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是什麼緣故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此時一心𨚫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也身亡命殞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明白了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門上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

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將那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支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

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机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先生轉致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

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況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
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
知其下落早說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呢
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
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
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
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知道他既連這樣機
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不過他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
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
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

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
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了
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
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
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去了纔回身時
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
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
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
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
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腦袋這麼大身子這麼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過來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殄輕生的禍來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命叫賈璉賴大來小厮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老爺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屋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丢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

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鬓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來拿大棍拿繩來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齊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

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往裡頭梢信偏偏的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赶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偏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的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

學業逼淫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赶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聽了不及去回賈母便忙穿衣出來也不

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
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正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
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
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
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
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
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
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
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
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

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
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
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
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
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
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
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
腿看至豚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
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
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

聞得王夫人出來李紈鳳姐及迎探姊妹兩個也都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紈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言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淨了賈政見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的天老太太有什麼吩咐何必自已走來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

淚說道兒子管他也為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這話兒子如何當的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兒就禁的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着說著也不覺淚往下流賈政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傷感都是兒子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兩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兒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

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謝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怎麼攙着走的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擡出來呢衆人聽

了連忙飛跑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放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屋裡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着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撂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算嗎賈政聽說方諾諾的退出去了此時薛姨媽寶釵香菱襲人湘雲等

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已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門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兒和金釧兒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了焙茗道那琪官兒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蛆那金釧兒姐姐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

母命好生擡到他屋裡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已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的散去了襲人方纔進前來經心服侍細問要知端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三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個分兒幸兒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正說着只聽丫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覺眼圈微紅雙腮帶赤低頭不語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含着淚只管弄衣帶那一種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之情竟

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別有大故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也無足歎惜了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麽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悄悄說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

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嗎當日為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麽口裡說什麽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

的話早已明白自已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一番話半是堂皇正大半是體貼自已的私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這有什麽的只勸他好生養著別胡思亂想就好了要想什麽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只管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聦裡雖然彼時不怎麽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

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沉沉只見蔣玉函走進來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剛要訴說前情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

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口氣說道你又做什麼來了太陽纔落那地上還是怪熱的倘或又受了暑怎麼好呢我雖然捱了打却也不很覺疼痛這個様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給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別信真了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些話心中提起萬句言詞要說時却不能說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

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了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拿偺們取笑兒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來往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面陪他們到那邊屋裡坐着倒茶給他

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老婆子來說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屋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老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誰來也罷了又撂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麽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什麽話白問問

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了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住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病來那可怎麽樣呢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我怕胡糟塌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

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塌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糟塌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

有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個話只聽見說為二爺認得什麼王府的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說了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只是還有別的緣故呢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又低頭遲疑了一會說道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冒撞話論理說了半截却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纔敢說王夫人道你說就是了襲人道論理寶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纔好呢要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還要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聽見了這話便點頭歎息由不得赶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你這話說的很明白和我的心裏想的一樣其實我何曾不知道寶玉該管比如先時你珠大爺在我

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单弱況且老太太寶貝是的要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兒或是老太太氣着那時上下不安倒不好所以就縱壞了他了我時常掰着嘴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也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到底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又滴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就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筭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醒偏偏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如今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惦記着一件事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

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爺屋裡如今跟在園中住都是我的干係太太想多有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的倒不如預先防著點兒況且二爺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嘴雜那起壞人的嘴太太還不知道呢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

沒有忌諱了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落個直過兒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還是平常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呢那時老爺太太也白疼了白操了心了不如這會子防避些似乎妥當太太事情又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便罷了既想到了要不回明了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件事日夜懸心又恐怕太太聽著生氣所以總沒敢言語王夫人聽了這話正觸了金釧兒之事直呆了半晌思前想後心下越發感愛襲人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混忘了你今日這話提醒了我難為你這樣細心

眞眞好孩子也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如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索性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點心兒別叫他糟塌了身子纔好自然不辜負你襲人低了一回頭方道太太吩咐敢不盡心嗎說着慢慢的退出回到院中寶玉方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甚喜即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惦著黛玉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攔阻便設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作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件事啊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麼晴雯道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

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赸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舊絹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絹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絹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巾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叫給姑娘送絹子來了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絹子來給我因問這絹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

常舊的黛玉聽了越發悶住了細心揣度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出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黛玉體貼出絹子的意思來不覺神痴心醉想到寶玉能領會我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這個意思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傳遞又覺可懼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煩惱傷心反覺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更向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爲君那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綵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腮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那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絹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

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起更寶釵方回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了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竟認作十分真切了可笑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竟被人生生的把個罪名坐定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了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坐着說了幾句閒話兒忽然想起因問道聽見寶玉挨打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又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把小事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別再胡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

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麽編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兒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的薛姨媽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爲什麽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淸凈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媽就是旁人來勸你也是爲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就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沒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眞眞的氣死人了

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氣一個寶玉鬧的這麼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來着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兒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屋裡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

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屋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了衣裳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黛玉刻薄他因惦記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黛玉仍舊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紈迎春探春惜春並丫鬟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筭說道他怎麼不來瞧瞧寶玉呢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呢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却是賈母搭着鳳姐

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薛姨媽寶釵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上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歇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兒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到瀟湘舘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

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下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

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梳頭呢看見他進來便笑着說道你這麼早就梳上頭了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下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叫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外聽見連忙的跑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沒醒不知

的說了些什麼連自巳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
面而哭聽如此說由不得也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
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了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
們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
道妹妹這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麼多心說歪話的人
哪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
上你說的那些話就使得嗎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
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巳後我再不和他們一塊兒
喝酒了好不好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
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要再和他們一處喝妹妹聽

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
娘兒兩個天天兒操心媽媽為我生氣還猶可要只管叫妹妹
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
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
說着眼睛裡掌不住掉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
傷起心來寶釵勉强笑道你鬧彀了這會子又來招着媽媽哭
了薛蟠聽說忙收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着罷罷罷扔下
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喝寶釵道我也不喝茶等媽
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
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

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裳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蝌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廻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都聽聽口味倒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兒的想這個吃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老婆問管廚房的去要那老婆去了半天來回話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上了就只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是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了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

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要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不知道這是舊年備膳的時候兒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我吃着究竟也沒什麼意思誰家長吃他那一回呈樣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十碗湯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寳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就勢兒弄些大家吃吃托賴着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兒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寳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丫頭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寳玉笑道要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

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的疼要說单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了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要讚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

養着罷把丫頭們又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時常他弄了東西來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兒鳳姐兒笑道姑媽倒別這麼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要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寶玉在屋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鶯兒來打上幾根絛

子寶玉笑道錯了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
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絛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
是了一會兒就叫他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何事
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
罷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
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
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
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
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
賈母也覺脚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老婆丫頭們忙著打簾
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
了寶釵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
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伏侍罷你
在那裡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
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
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老婆們忙往外傳了丫
頭們忙都赶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
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那黛玉是不消說
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寶釵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蓮葉湯來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兒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難拿可巧鶯兒和同喜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絲子你們兩個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那可怎麼端呢玉釧兒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過來了同著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過來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下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屋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

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嬌嗔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麽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央道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喝寶玉笑道我不

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喝了你好趕早囘去交代了好吃飯去我只管躭悞了時候豈不餓壞了你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著疼下去取去說着便要下床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也忍不過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的孽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瞧的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和氣着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你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了我都知道啊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玉釧兒撇嘴道阿彌陀佛這個還不好吃也不知什麽好吃

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喝一口便說道你旣說不喝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喝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喝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嬤嬤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的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

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聽人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躭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偏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却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已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已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的寶玉是相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獃

了嗎那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還聽見他家裡許多人說千真萬真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兒是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兒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絛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了煩你來不為別的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

道裝什麽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每樣
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
寶玉笑道好姑娘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
裡一時都打的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幾個罷鶯兒道什麽要
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
巾子是什麽顔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
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顔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
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姣艶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
艶鶯兒道葱緑柳黄可倒還雅致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条桃
紅再打一条葱緑鶯兒道什麽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

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
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
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
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
有客在這裡我們怎麽好意思去呢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
這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去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
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
十幾歳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五歳了寶玉道你本姓
什麽鶯兒道姓黄寶玉笑道這個姓名倒對了果然是個黄鶯
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

只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寳玉道寳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
兒寳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寳玉笑
道我常常和你花大姐姐說明兒也不知那一個有造化的消
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
上的人没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寳玉見鶯兒嬌腔婉
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寳釵來便問道什麽
好處你細細兒的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
他寳玉笑道這個自然正說着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麽這麽靜
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寳釵來了寳玉忙讓坐
寳釵坐下因問鶯兒打什麽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

打了半截兒寳釵笑道這有什麽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
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寳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的是我
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麽顏色纔好寳釵道用鴉色斷然使不得
大紅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黒的太暗依我說竟把你的金
線拿來配着黒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那纔好看
寳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
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寳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
給我送了兩碗菜來寳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
家吃的襲人道不是說指名給我的還不叫過去磕頭這可是
奇了寳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道從

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巳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了將來給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給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給他吃問他可走得了麼要走的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惦記着呢寶玉忙道要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

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給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厮頭兒喚來吩咐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的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

這句話越發得意了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衆人見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黛玉自幼兒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

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已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孩兒都必是太太屋裡的丫頭如今太太屋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窩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想的不錯只是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攤不着他們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兒也就罷了又要想這個巧宗兒他們幾家的錢也不是容易花到我跟前的這可是他們自尋送什麼我就收什麼橫

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寶釵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了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

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兒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著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兒問得奇忙道怎麽不按數給呢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什麽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量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事其實不在我手裡我倒樂得給他們呢只是外頭扣着這裡

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來怎麽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兒爲是他們說了只有這個數兒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給他們每月連日子都不錯先時候兒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呢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

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若不裁他須得環兒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他們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他們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也惱不得氣不得呀薛姨媽笑道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是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嗎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着些兒說不省力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給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巳後凡事有趙姨

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薛姨媽道早就該這麼着那孩子模樣兒不用說只是他那行事兒的大方見人說話兒的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倒實在難得的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還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有造化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寶玉見襲人是他的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

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別熱着罷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怨抱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

偺們也不想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兒各自散去寶釵與黛玉回至園中寶釵要約着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還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說話兒以解午倦不想步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拿蠅刷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

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就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畧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黛玉因遇見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去了那黛玉却來至窻外隔着窻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

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黛玉見了這個景况早已呆了連忙把身子一躲半日又握着嘴笑却不敢笑出來便招手兒叫湘雲湘雲見他這般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看纔要笑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晌午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找他去罷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醒呢嗎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

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進來了麼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叫起兩個丫頭來同着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給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說的甚覺不好意思及見過王夫人回來寶玉已醒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

了一輛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有什麼意思呢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的難道下流人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個死呢人活百歲橫竪要死這口氣沒了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你別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近情的實話又生悲感也後悔自

已冒撞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寶玉那素日喜歡的說些春風秋月粉淡脂紅然後又說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說到女兒死的上頭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聽見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纔死啊寶玉道那武將要是疎謀少畧的他自已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

念兩何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的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著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去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托生爲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再答言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膩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已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

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因出了角門來找時只見葵官藥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迎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屋裡呢寶玉忙至他屋內只見齡官獨自躺在枕上見他進來動也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因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和別人一樣遂近前陪笑央他起來唱一套裊晴絲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起身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已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藥官等不解何故因

問其所以寶玉便告訴了他寶官笑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兒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爲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賈薔笑道是個玉頂兒還會啣旗串戲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屋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

賈薔道買了個雀兒給你頑省了你天天兒發悶我先頑個你瞧瞧說著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啣著鬼臉兒和旗幟亂串眾女孩子都笑了獨齡官冷笑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還不筭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浪事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站起來連忙賭神起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糊塗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原說解悶兒就沒想到這上頭罷了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災說著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

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愛害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已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竟不曾理會倒是別的女孩子送出來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黛

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不得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看來我竟不能全得從此後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個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且說黛玉當下見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

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就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告訴寶玉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湘雲穿得齊齊整整的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

他至前面那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的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赶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裡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了又恐怕他受氣因此倒催着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便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

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裳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他看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要瞧瞧三妹妹去你來的正好可好些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冷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巳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巳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奪之場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

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造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有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　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　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防礙不便故不敢面見謹奉書

恭啟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他獨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

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就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只你們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别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

雅的狠哪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着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别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雅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却愛這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别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來燉了肉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說的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

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又使巧話來罵人你別忙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淚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

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寶釵道還是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黛玉道混叫如何使得你旣住怡紅院索性叫怡紅公子不好衆人道也好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

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兒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還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是這麼着就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

這話深合已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相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兒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偺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多了又沒趣兒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也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更好探春道這原是我起的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方不負我這番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

就先開一社不好嗎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
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
限韻竟是拈鬮兒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
盆白海棠來倒狠好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呢迎春道都還未
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
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要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
詩了迎春道這麼着我就限韻了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
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
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個字來
那丫頭正倚門貼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

三元了起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
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
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
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
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
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
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已提筆
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
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

釵已謄寫出来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下一寸了我總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麽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管他好歹寫出来罷說着走到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的評閱我們是都服的衆人點頭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道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氷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

李紈等看他寫的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說從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

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眞有此事也就不得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

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屋裡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給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頭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

到小侯爺家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湘雲送去卻見槅子上碟子槽兒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那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眾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著呢巴巴兒的拿這個晴雯道我也這麼說但只那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瞧槅子盡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

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兒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已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已園裡纔開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已先頑巴巴兒的把那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給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兒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

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麼孝順又是怎麼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

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管別的事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空兒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

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兒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那個主兒的一夥子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又不大管這些不如早收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放下針線道這是等我取去呢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也把太太的公費裡一個月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
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
你去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回來打發你給史大姑
娘送東西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
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
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開那個是一碟子
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
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給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
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前日叫我做的
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二爺問好替我們請安就

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
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秋
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是做詩想來沒話
你只管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
咐他你打後門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
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屋裡告訴襲人起詩
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給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
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要少了他還有
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

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要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媽媽已經回來道生受給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麽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麽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給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要好就請入社要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兒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强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呢遂忙告訴他詩韻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筭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白海棠和韻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那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眞該要起海棠社了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兒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

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就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了我們當鋪裡有個夥計他們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

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同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呢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可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要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麼說倒不是真心待我了我憑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是個人嗎我要不把姐姐當親姐姐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我也不肯盡

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經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別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呢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倒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也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把那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却還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

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這麼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雖有這麼做的還不很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也倒新鮮大方湘雲笑道狠好只是不知用什麼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好

不好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就全了也和人家的字畫册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麼着一發編出個次序來湘雲道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然畫菊若是默默無言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

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若能解語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親近他第九竟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旣這樣自然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偺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

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赶着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次日湘雲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不厰亮嗎看看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狠好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来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迴廊也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

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著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硌吱硌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邊另有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狠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那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子上掛的黒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

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着幾個人天天頑去誰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上來了到底叫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兒大的一個坑兒就是那磞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冒了風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個坑兒來好盛福壽啊壽星老兒頭上原是個坑兒因爲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和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拿着我也取起笑兒來了恨的我撕

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怕存住冷在心裡慪老祖宗笑笑兒就是高興多吃兩個也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着我我倒常笑笑兒也不許你回屋裡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的這麼樣還這麼說他明兒越發沒理了賈母笑道我倒喜歡他這麼着况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說說笑笑橫豎大禮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是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安放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

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熏的菉豆麵子預備着洗手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給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

了說着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了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脣邊鳳姐一挺脖子喝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盃送至鳳姐脣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

鴛紅了臉咂著嘴點着頭道哎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
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說著趕起來就要抹鳳姐道好姐
姐饒我這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
們看看他沒吃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平兒手裡正剝
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
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兒琥珀也笑着往傍邊
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
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噯喲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
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
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
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麼
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
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
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
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罷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
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笑着洗了
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
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都洗了手也有
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這裡
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屋裡去歇歇罷若高興明

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們兩個也別多吃了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這麼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

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着拿著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那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個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已也

陪他喝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梅銀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盃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

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著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

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

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孤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抛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逕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凭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淸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廻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

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讃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抛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

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着秋無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有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那麼着像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離了菊花菊花有知倒還怕膩煩了呢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這場我又落第了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那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雅就

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蠏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作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褒貶人家黛玉聽了也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

凸紅腈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入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茲
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時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
的不及你的我燒了罷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
留着他給人看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
取笑兒罷說着也寫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
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
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
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這方是食螃蟹的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
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
園來不知做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說沒得好生吃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再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瞅着他笑道偏叫你坐因拉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

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了使喚你來你就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麼摸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這麼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有個唐僧取經

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鴛鴦姐姐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況且他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上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

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老實心裡可有數兒呢太太是那麽佛爺是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麽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陪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

想當初你大爺在日何曾也没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們不如意所以你大爺一没了我趁着年輕都打發了要是有一個好的守的住我到底也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裡坐坐再喝碗茶去平兒回說不喝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屋裡還没放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别問橫竪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别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没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单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着平兒道你又說没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没處兒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緊要事

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著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沒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這話自已和奶奶說去平兒啐道好了你們越發上臉了說着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屋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劉老老和板兒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兒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

都忙站起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筭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已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了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不喝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喝呢又沒人讓我

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要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兒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等着我替

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老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嗎這也罷了偏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就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麼見得呢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

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説着同周瑞家的帶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的小厮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説什麽那小厮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説我做了情了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

旺兒就説奶奶的話問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還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説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拜了幾拜口裡説請老壽星安賈母也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麽大年紀了

還這麽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個年紀還不知怎麽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我們要也這麽著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還好劉老老道還都好就是今年左邊的糟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會子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麽着不能賈母道什麽福不過是老廢物罷咧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筭是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給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擱的住你打趣說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給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

錢給他叫小幺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
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給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
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
幾樣命人送過去給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
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
已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裳叫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
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
出來說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
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
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

的見頭一件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都愛聽便沒話
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
夏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
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舊年冬天接
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屋
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巴著窗
戶眼兒一瞧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
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
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打諒什麼人原來是一個
十七八歲極標緻的個小姑娘兒梳著溜油兒光的頭穿著大

紅襖兒白綾子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鬟回說南院子馬棚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時只見那東南角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去罷賈母足足的看著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火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火惹出事来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

想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麼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兒似的後起間真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長得粉團兒似的聰明伶俐的了不得呢這些神佛是有的不是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惦記抽柴的事因悶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

攏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不好嗎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黛玉笑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那原是我們庄子北沿兒地埂子上有個小祠堂兒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

只有一位小姐名子叫什麼若玉知書兒識字的老爺太太愛的像珍珠兒可惜了兒的這小姐兒長到十七歲了一病就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疼的心肝兒似的蓋了那祠堂塑了個像兒派了人燒香兒撥火的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泥胎兒可就成了精咧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是這麼着嗎不是哥兒說我們還當他成了精了呢他時常變了人出來閑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商量着還要拿榔頭砸他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要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日回

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
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
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
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好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托
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
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爲眞回至房
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
老說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
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地裡的蚰蜒是
的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

可找著了焙茗笑道爺聽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
像爺聽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天找到東北角田埂子上纔有一
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
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
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
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像眞的是的寶玉
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
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
口罵道眞是個沒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
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賬話信眞了把這件沒頭

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要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要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呢我必重重的賞你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屋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姐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

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狠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兒怕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

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荒荒張張鬼趕著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爛灼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

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揷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了不得劉老老也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作個老風流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上丫鬟們抱了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

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畫兒貼閒了的時候兒大家都說怎麼得到畫兒上逛逛想着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眞地方兒誰知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畫兒還强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衆人都笑了歇了歇又領著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

漫的甬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已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看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我們走熟了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了自已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了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沒有叫丫頭們搥搥劉老老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兒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

不用倒了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已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放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一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綉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呢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

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兒就不翠了這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綠紗糊上反倒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沒經過沒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能認得明兒還說嘴

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怎麼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要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和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

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戶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牕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

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啊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要有
就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
掛上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個夾坎肩兒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
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
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
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
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
不上房晒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一定是爲
開頂櫃取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上得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
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

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了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
帶你去瞧瞧說着一逕離了蕭湘舘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
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
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
攢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
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
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
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和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
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
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個凑趣兒的拿他取笑

兒偺們今兒也得了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倒不理會
鳳姐兒却聽着是說劉老老便笑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
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兒不做
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
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
下先有丫鬟挨人遞了茶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
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
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擡過
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
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要錯了我們

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了
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
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
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
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鬟們知他要捉弄
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
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
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
給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叉巴子比我們那裡的鐵掀
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

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說完却鼓着腮幇子兩眼直視一聲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齊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出來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喲寶玉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腸子地下無一

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俠鬼兒鬧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鷄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快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出去了

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出來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筯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過去了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要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給他吃又命一個老嬤嬤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

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兒罷劉老老忙笑道姑娘說那裡的話咱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了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筯來三

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給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餵你的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罷就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

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去擊

了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給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著葱綠雙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隔著紗牕往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旣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也樂了不

好嗎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赶著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者水音更好聽回來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姐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偺們別没眼色兒正經坐會子船喝酒去罷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了頭倒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来喝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

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次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內道那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麽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姐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嬤嬤衆丫鬟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麽還不叫人来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呢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何已後偺們别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瓶中供着數枝菊花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没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没理論也没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没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

姐兒不送些玩器來給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
回說他自已不要麼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
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賈母搖頭道那使不得雖
然他省事倘或來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
這麼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
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姐
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別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
爲什麼不擺呢要狠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
如今老了沒這個閒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
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等我替你

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兩件體已收到如今没給寶玉
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没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吩咐道你把
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拿來這三
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
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不知
那個箱子裡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
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
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
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已帶
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

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頭放着一分爐瓶一個攢盒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叫我們醉了我

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纔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便拉着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

卑惟我是主還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
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
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
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
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
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
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再說第二張說完了合
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
合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
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

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
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却是個蓬頭鬼
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
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
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
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
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
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
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
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

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窻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坐引朝儀鴛鴦道湊成藍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

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兒故意都叫說錯了至王夫人鴛鴦便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庄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兒可不像這麼好聽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試試衆都人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麼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兒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

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着也要笑那又掌住了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由不的大笑起来只聽外面亂嚷嚷的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終